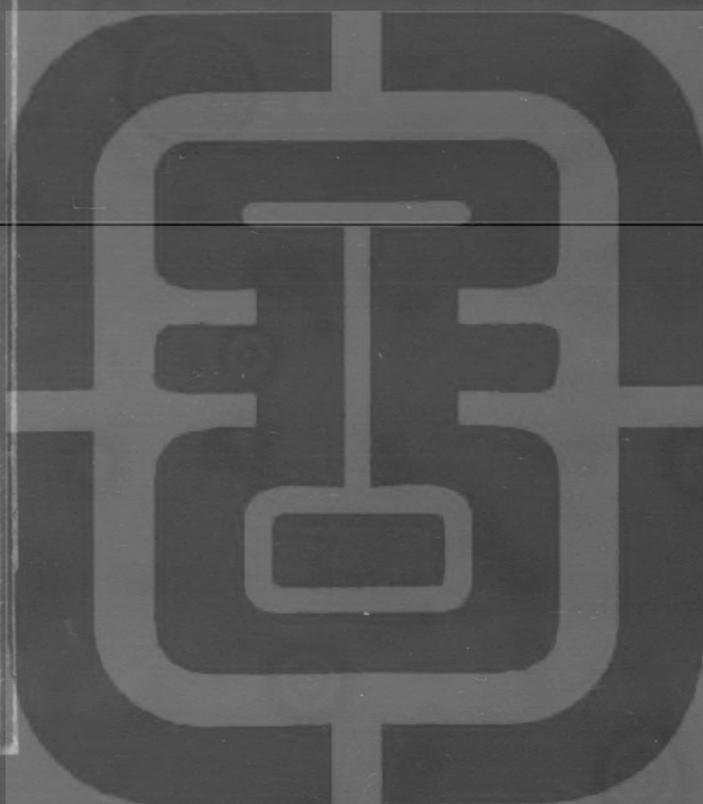


唐書



藩鎮盧龍列傳第一百三十七

唐書二百一十五

宋祁奉敕撰

李懷仙柳城胡也世事契丹守管州善騎射智數敏給祿山之反以爲裨將史思明盜河南留次子朝清守幽州以阿史那玉高如震輔之朝義殺立移檄誅朝清二將亂朝義以懷仙爲幽州節度使督兵馳入如震欲拒不及計乃出迎懷仙外示寬以安士居三日大會斬如震州部悉平朝義敗將趨范陽中人駱奉先聞遣鐫說懷仙遂降使其將李抱忠以兵三千戍范陽朝義至抱忠閉關不內乃縊死斬其首因奉先以獻僕固懷恩即表懷仙爲幽州盧龍

軍節度使遷檢校兵部尚書王武威郡屬懷恩反邊羌挈
戰不解朝廷方勤西師故懷仙與田承嗣薛嵩張忠志等
得招還散亡治城邑甲兵自署文武將吏私貢賦天子不
能制大曆三年麾下朱希彩朱泚泚弟滔謀殺懷仙斬關
者以入希彩不至遂明泚懼欲亡滔曰謀不成有死逃將
焉往俄希彩至共斬懷仙族其家希彩自稱留後張忠志
以兵討其亂不克代宗因赦罪詔宰相王縉爲節度使以
希彩副之希彩聞縉至蒐卒伍大陳戎備以逆縉建旌棨
徐驅希彩迎謁恭甚縉度不可制勞軍閱旬乃還希彩即
領節度五年封高密郡王鷲恣不軌人不堪七年其下李

瑗聞衆之怨殺之共推朱泚爲留後泚自有傳

朱滔性變詐多端倪希彩以同宗倚愛之使主帳下親兵
泚領節度遣滔將兵三千爲天子西乘塞爲諸軍倡始安
史後山東雖外臣順實傲肆不廷至此首效款帝嘉之召
見滔殿中帝問曰卿材孰與泚多滔曰統御士衆方略明
辨臣不及泚臣年二十八獲謁天子泚長臣五年未識朝
廷泚不及臣帝愈喜特詔勒兵貫王城而出屯涇州置酒
開遠門餞之戍還乃謀奪泚兵詭說曰天下諸侯未有朝
者先至可以得天子意子孫安矣泚信之因入朝稍不相
平泚遂乞留西討吐蕃以滔權知留後兼御史大夫滔殺

唐書卷一百三十五卷
二
有功者李瑗等二十餘人威振軍中李惟岳拒命滔與成德張孝忠再破之束鹿取深州進檢校司徒遂領節度賜德棣二州德宗以康日知爲深趙二州團練使詔滔還鎮滔失深州不平又請恒定七州所賦供軍復不許愈怨時馬燧圍田悅悅窮間滔與王武俊同叛滔姑子劉怱爲涿州刺史以書諫曰司徒身節制太尉位宰相恩遇極矣今昌平有太尉鄉司徒里不朽業也能以忠順自將則無不齊比忘上樂戰不顧成敗如安史者今復何有司徒圖之無貽悔滔不從連兵救悅又懼張孝忠之襲使怱壁險而

衆曰士蹠血鬪旣下堅城朝廷乃見奪奏賞下

者等疾趨破馬燧軍以取貨糧可乎軍中不應三號之
幽人死於南者骸擗不拚痛藏心髓奈何復欲暴骨
野乎司徒兄弟受國寵士各蒙官賞願安之不怕其它
滔罷潛殺不可共亂者數十人日知發其謀於燧天子聞
以况未下重起兩寇即封滔通義郡王實戶三百滔愈悖
分兵與武俊屯趙州脅日知矯詔發其糧貯即引兵救悅
次束鹿軍大譟曰天子令司徒北還而南救魏寧有詔邪
滔懼走匿傳舍裨將蔡雄好諭士曰始天子約取成德所
得州縣賜有功者拔深州者燕也本鎮常苦無絲纊冀得
深州以佐調率今顧不得又天子以帛賜有功士爲馬燧

唐書卷一百一十一卷
掠去今引而南非自爲也軍中悔謝復曰雖然司徒能行
違詔書莫如還滔回次深州誅首變者二百人衆懼乃率
兵南壁寧晉與武俊合帝命馬燧李懷光擊之滔屬鄭雲
達田景仙皆奔燧已而滔破懷光軍則與王師屯魏橋久
不戰悅德滔援欲尊而臣之滔讓武俊曰篋山之勝王大
夫力也於是滔武俊官屬共議古有列國連衡共抗秦今
公等在此李大夫在鄆請如七國並建號用天子正朔且
師在外其動無名豈長爲叛臣士何所歸宜擇日定約順
人心不如盟者共伐之滔等從之滔以祿山思明皆起燕
俄覆滅惡其名以冀堯所都因號冀武俊號趙悅號魏納

號齊建中二年冬十月庚申爲壇魏西祀天各僭爲王與
武俊等三讓乃就位滔爲盟主稱孤武俊悅及納稱寡人
是日三叛軍上有雲氣頗異燧望笑曰是雲無知乃爲賊
瑞邪先是其地土忽高三丈魏人韋稔佞悅以爲益土之
兆後二年滔等冊壇正值其所滔改幽州爲范陽府以子
爲府留後稱元帥用親信爲留守滔等居室皆曰殿妻曰
妃子爲國公下皆稱臣謂殿下上書曰牋所下曰令置左
右內史視丞相內史令監視侍中中書令東西侍郎視門
下中書東曹給事西曹舍人視給事中中書舍人司議大
夫視諫議大夫六官省視尚書東西曹僕射視左右僕射

御史臺曰執憲置大夫至監察御史驅使要藉官曰承令左右將軍曰虎牙豹略軍使曰鷹揚龍驤以劉怦爲范陽府留守柳良器李子千爲左右內史滔兄瓊瑰陸慶爲東西曹僕射楊霽馬寔寇瞻楊榮國爲司文司武司禮司刑侍郎李士真樊播爲執憲大夫中丞其餘以次補署聘處士張遂王道爲司諫燧遣李晟將兵至易定率張茂昭攻涿莫以絕滔援明年圍清苑滔將鄭景濟固守滔使馬寔將兵萬人與武俊拒燧自以兵萬餘救清苑絕晟糧道兵至定州晟不知夜引兵還滔疑有伏不敢逼遽保瀛州而孝忠晟合兵千人城萊水滔驍將烏薩戒以兵七百襲

城卒數百晟不出景濟望滔軍立幟爲應滔進軍薄晟營晟戰不利城中兵亦出晟大敗奔易州茂昭走滿城滔已破晟則回屯河間不進武俊使宋端趨讓滔怒曰孤亟戰且病就醫藥而王已復云云孤南救魏弃兄背君如脫屣王必相疑亦聽所爲端還武俊謂寔曰寡人望王速來指蹤決勝負復何惡王異日并天下寡人得六七城爲節度足矣寔遣具道所以然武俊亦遣使謝滔滔悅亦報謝然武俊內銜之滋不懌與田悅潛謀絕滔及泚反燧等皆班師武俊寔亦還悅武俊遣使至河間賀泚卽位武俊詭請寔共攻康日知於趙州謀覆其軍不克寔歸武俊餞之厚

贈遺泚遣人密召滔使趨洛陽滔發書西向再拜移檄諸道曰今發突騎四十萬走洛陽與皇帝會上陽宮使王郅說悅連和俱西滔素彊調歛武俊等不能堪又令各以兵五千從攻洛欲僭稱帝乘輿法從及赦令皆具初回紇以女妻奚王大曆末奚亂殺王女逃歸道平盧滔以錦繡張道待其至請爲婚女悅許焉旣而遣使修壻禮於回紇回紇喜報以名馬重寶及僭相王與武俊悅納四金鑰於回紇曰四國願聽命於可汗謹上金鑰啓閉出納唯所命至是乞師焉回紇以二千騎從而武俊亦先乞師以斷懷光餉路未至而王師還回紇過幽州滔使說其酋達干曰若

能同度河而南玉帛子女不貲計可得也達干許諾滔啗以金帛約日五十里舍以須悅軍滔兵五萬車千乘騎二萬士私屬萬餘虜兵三千馬橐它倍之過武俊境武俊勞之牛酒芻米皆具然悅已用武俊謀不肯出儲峙于野以待滔至貝州悅刺史刑曹俊上謁滔卽歸閉城守滔疑之次永濟武俊陰遣客反間滔曰悅有憾須公南以兵斷公歸路宜少備滔聞怒入永濟執悅吏掠訊不得其情殺之使回紇大掠南及澶衛係執老幼無遺者悅大恐闔城自保滔遣將楊布略定館陶屯平恩置官吏滔整軍北還使馬寔屯冠氏聞悅死遂攻魏州圍貝州於是武俊李抱真

合軍擊滔滔急召寔至貝州步馬乏頓明日輒約戰寔請
休士三日蔡雄達干等畏武俊堅壁難圖請戰楊布曰大
王將取東都逢小敵卽怯何以長驅天下邪術士尹少伯
亦言必勝旣戰爲二軍所乘大敗大將朱良祐李進皆被
執委仗如丘滔奔入德州恨少伯雄布之謬殺之俄而京
師平滔已敗不能軍走還幽州上書待罪有詔武俊抱真
開示大信若誠心審固者當洗釁錄勳與更始初滔以劉
怵忠力使留守及敗疑圖已彷徨不敢入怵聞其至蒐兵
繕鎧夾道陳二十里迎謁望滔哭滔遂入府氣沮索日邑
邑被病政事一委怵貞元元年死年四十二贈司徒

劉怵幽州昌平人少爲范陽裨將以親老疾宜侍輒去職
李懷仙爲節度使檄召不應朱滔時積功至雄武軍使廣
墾田節用度以辦治稱稍遷涿州刺史滔之討田承嗣表
知府事和裕得衆心李寶臣以兵劫滔于瓦橋滔走寶臣
乘勝欲襲幽州怵設方略勒兵完守寶臣不敢謀擢御史
中丞滔敗歸終不二益治兵人嘉怵忠於所奉及滔死軍
中盡推怵乃總軍事俄詔爲節度副大使彭城郡公居鎮
纔三月死年五十九贈兵部尚書謚曰恭子濟

濟字濟游學京師第進士歷莫州刺史怵病詔濟假州事
及怵卒嗣節度累遷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奚數侵邊濟擊走之窮追千餘里至青都山斬首二萬級其後又掠檀薊北鄙濟率軍會室韋破之王承宗叛濟合諸將曰天子知我怨趙必命我伐之趙且大備我柰何裨將譚忠欲激濟伐承宗疾言曰天子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濟怒擊之使視趙果不設備數日詔書許濟無出師濟釋忠謝而問之忠曰昭義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爲趙畫曰燕倚趙自固雖甚怨必不殘趙故不足虞也趙旣不備燕從史則告天子曰燕趙宿怨也今趙見伐而不備燕是燕反與趙此所以知天子不使君伐趙趙亦不備燕濟曰計安出曰今天子誅承宗而

燕無一卒濟易水者正使潞人賣恩於趙販忠於上是君貯忠誼心而染私趙之名卒不見德於趙惡聲徒嘈嘈於天下濟然之以兵七萬先諸軍斬首數千級又拔饒陽屯瀛州進攻安平久不拔濟命次子總以兵八千先登日中拔其城會赦承宗進中書令濟之出以長子緄攝留務總爲行營都知兵馬使濟病甚總與左右張玘成國寶及帳內親近謀殺濟乃使人詐從京師來曰朝廷以公前屯瀛州逗留詔副大使代節度明日復使人曰詔節至太原矣又使人走呼曰過代矣舉軍驚濟憤且怒不知所爲誅主兵大將數十人及素與緄厚善者亟追緄以玘兄臯代留

事濟自朝至中吳不食渴索醢漿總使吏唐弘實寘毒濟飲而死年五十四緄至涿州總矯濟命殺之乃發喪贈太師謚曰莊武
總性陰賊尤險譎已毒父即領軍政朝廷不知其姦故詔嗣節度封楚國公進累檢校司空承宗再拒命總遣兵取武彊按軍兩端以私饋賚憲宗知之外示崇寵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及吳元濟李師道平承宗憂死田弘正入鎮州總失支助大恐謀自安又數見父兄爲祟乃衣食浮屠數百人晝夜祈禳而總憩祠場則暫安或居臥內輒驚不寐晚年益慘悽請剔髮不浮屠服欲袞除之譚忠復說

總曰天地之數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天下離六十年數窮必合往朱泚希烈自立趙蕞齊魏稱王郡國弄兵抵目相視可謂危矣然卒於無事元和以來劉闢李錡田季安盧從史齊蔡之彊或首于都市或身爲逐客皆君自見今兵駸駸北來趙人已獻德棣十二城助魏破齊唯燕無一日勞後世得無事乎爲君憂之總泣且謝因上疏願奉朝請且欲割所治爲三以幽涿營爲一府請張弘靖治之瀛莫爲一府盧士玫治之平薊媯檀爲一府薛平治之盡籍宿將薦諸朝會穆宗冲逸宰相崔植杜元穎無遠謀欲寵弘靖重其權故全付總地唯分瀛莫置觀察使拜總檢校

司徒兼侍中天平節度使又賜浮屠服號大覺榜其第爲佛祠遣使者以節印偕來時總已自髡祝讓節印遂衣浮屠服行及定州卒始總請代獻馬萬五十匹羣臣或疑其詐帝獨納之使給事中薛存慶宣慰給所部復一歲緡錢百萬勞軍高年惇獨不能自存者官吏就問賜粟帛總遂與忠俱行軍中世懷其惠擁留不得進總殺首謀者十人以節付張臯夜間遁去遲明軍中乃知詔贈太尉子礎及弟約至長安者十一人皆擢州刺史忠護總喪至亦卒忠絳人喜兵善謀事蓋健男子云

朱克融滔孫也以偏校事劉總總將入朝慮後有變籍其軍材勇與黠暴不制者悉薦之朝冀厚與爵位使北方歆豔無甘亂心克融在遣方是時執政非其人旣見總納地謂天下曠然無復事克融等留京師久之不得調數詣宰相求自試皆不聽羸色敗服飢寒無所貸巧內怨忿會張弘靖赴鎮因悉遣還俄幽州亂囚弘靖時克融父洄號有智譎以疾廢卧家衆往請爲帥洄辭老且病因推克融領軍務詔以劉悟爲節度使馳往俄而瀛冀皆附克融悟不得入克融縱兵掠易州敗兩縣寇蔚州易州刺史柳公權戰白石嶺斬三千級轉寇定州節度使陳楚破其兵二萬會鎮州又殺田弘正議者謂二賊均逆而克融全弘靖不

唐列傳一百三十七
十
敢害可悉兵先誅趙赦燕朝廷度幽薊未可復取乃拜克
融檢校左散騎常侍爲幽州盧龍節度使長慶元年也明
年陷弓高攻下博與王廷湊共圍深州裴度以檄譙諭克
融乃還因進檢校工部尚書表獻馬萬匹羊十萬請直賞
軍敬宗初遷檢校司空賜邊屯時服克融以帛䟽惡囚詔
使楊文端以聞又上言聞陛下東幸雒願率匠丁五千以
營宮室迎乘輿且請帛三十萬備一歲費帝怒用裴度謀
忍不問以好言荅之屈其謀進爵吳興郡王是年軍亂殺
克融及其子延齡詔贈司徒次子延嗣立領留後爲大將
李載義殺而代之并族其家

李載義自稱恒山愍王之後性矜蕩好與豪傑游力挽疆
捋鬪劉濟在幽州高其能引補帳下從征伐積多爲牙中
兵馬使朱克融死子延嗣叛命殘用其人載義因衆不忍
殺之暴其罪于朝敬宗卽授檢校戶部尚書盧龍軍節度
使封武威郡王初張弘靖之囚幕府多見害妻子留不遣
及是載義悉護送京師雖僮厮畢行俄而李同捷據滄景
邀襲封載義請討賊自效文宗嘉之進檢校尚書右僕射
斬級數有功賊平詔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白玉帶示殊
禮太和四年爲兵馬使楊志誠所逐奔易州卽上言自破
滄州賊屢請朝不許今願將妻子身入見帝令使者抵太

原尉迎賜袍笏裝器又以其嘗有功且意恭順乃冊拜太保仍平章事俄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徙河東始回鶻使者歲入朝所過暴慢吏不敢呵禁但嚴兵自守虜恠習益警悍至鞭候人剽突市區時大酋李暢者曉華人語尤凶黠旣就館橫須索扶疾郵人載義召暢語曰可汗以舅甥故使將軍朝貢誼不容將軍暴也天子厚饗餼以禮客有不謹吏皆論死若將軍所部不戢而殺攘自如我必殺所犯者將軍其少戒因悉罷所防兵以兩卒護闔暢嚴憚之訖無犯者進兼侍中會吏下請立碑紀功詔李程爲之辭未有字帝詔曰周書凡厥正人旣富方穀卿宜當之以方穀

爲字其寵待如此開成二年卒年五十贈太尉初載義母葬范陽爲楊志誠掘發後志誠被逐道太原載義奏請剔其心償母怨不許又欲殺之官屬苦救乃免然盡戕其妻息士卒其天資驕暴云帝屈法弗効也志誠者事載義爲牙將載義宴天子使者鞠場志誠與其黨譟而起載義走因自爲都知兵馬使文宗更以嘉王領節度用志誠爲留後俄檢校工部尚書擢節度副大使踰年進檢校吏部詔下邸吏曰宰相曰軍中不識朝廷儀惟知尚書改僕射爲進秩今一府盛服以待天子命如復爲尚書則舉軍慙使者勢不得出旣志誠果怨望軍有嫚言囚中人魏實義及

它使焦奉鸞尹士恭而遣部將王文穎人謝讓還所命帝復賜之文穎不肯受輒去帝忍不責乃遣使進檢校尚書右僕射八年爲下所逐推部將史元忠總留後志誠在鎮密製天子衮冕其被服皆擬乘輿元忠表而暴于朝詔御史按治斥嶺南至商州誅之而以通王領節度授元忠留後明年檢校工部尚書爲副大使會昌初爲偏將陳行泰所殺行泰邀節制未報次將張絳殺行泰起求帥軍武宗自用張仲武代之

張仲武范陽人通左氏春秋會昌初爲雄武軍使行泰殺元忠宰相李德裕計河朔請帥皆報下太速故軍得以安

若少須下且有變帝許之未報果爲絳所殺復誘其軍以請亦置未報是時回鶻爲黠戛斯所破烏介可汗託天德塞上而仲武遣其屬吳仲舒入朝請以本軍擊回鶻德裕因問北方事仲舒曰行泰絳皆遊客人心不附仲武舊將張光朝子年五十餘通書習戎事性忠義願歸款朝廷舊矣德裕曰卽以爲帥軍得無復亂乎答曰仲武得士心受命必有逐絳者德裕入白帝曰行泰等邀節不可許仲武求自效用之有名軍且無辭乃擢戎馬留後而詔撫王領節度詔下絳果爲軍中所逐卽拜仲武副大使檢校工部尚書蘭陵郡公會回鶻特勒那頡頏擁赤心部七于帳逼

漁陽仲武使其弟仲至與別將游奉寰等率銳兵三萬破之獲馬牛橐它旗纛不勝計遣使獻狀進檢校兵部尚書始回鶻常有會長監奚契丹以督歲貢因訶刺國中仲武使裨將石公緒等厚結二部執謀者八百餘人殺之回鶻欲入五原掠保塞雜虜乃先以宣門將軍四十七人詭好結歡仲武賂其下盡得所謀因逗留不遣使失師期回鶻人馬多病死者由是不敢犯五原塞烏介失勢往依康居盡徙餘種寄黑車子部回鶻遂衰名王貴種相繼降捕幾千人仲武表請立石以紀聖功帝詔德裕爲銘揭碑盧龍以告後世大中初又破奚此部及山奚俘獲誰畜不貲得

累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卒謚曰莊子直方以右金吾將軍襲節度留後俄進副大使舉動多不法畏下變起乃託出畋奔京師軍中以張允伸總後務直方至宣宗遣使者郊勞授金吾大將軍以其族大給檢校工部尚書俸久之進檢校尚書右僕射性暴率坐以小罪笞殺金吾史改右羽林統軍好馳獵往往設置罟於道當宿衛不時入下遷驍衛將軍奴婢細過輒殺積其罪貶思州司戶參軍毋驚曰尚有尊於我子邪久乃復授羽林統軍縱部下爲盜復貶康州司馬後居東都弋獵愈甚洛陽飛鳥皆識之見必群噪乾符中累進左驍衛大將軍時鄭畋輔政頗

言仲武會昌時功第一今直方百口不自存每內燕以衣
敝惡辭不赴陛下錄功念舊宜少優假詔還檢校右僕射
進左金吾衛大將軍黃巢犯京師直方迎灞上旣而納亡
合謀劫巢報天子公卿多依之賊覺屠其族
張允伸字逢昌范陽人世爲軍校直方出奔以都知兵馬
使爲衆立爲留後天子報可未幾檢校散騎常侍爲節度
使累進檢校司徒兼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燕國公
龐勛以徐州反上書欲遣弟允臯領兵討賊不許上米五
十萬斛鹽二萬斛佐用度詔嘉美賜玉帶寶器統
果外咸通十二年以疾甚上節印醫藥詔聽許
簡

會爲副大使卒年八十八贈太尉謚曰忠烈允伸性勤儉
下所安賴未嘗有邊鄙虞子十四人簡惠入朝昆弟多至
大將軍刺史郡佐者而軍中推張公素爲留後公素范陽
人以列將事允伸擢累平州刺史允伸卒以兵來會喪軍
士素附其威望簡會知不可制即出奔詔公素爲節度使
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性暴厲眸子多白燕人號白眼相
公爲李茂勳所襲奔京師貶復州司戶參軍

李茂勳本回鶻阿布思之裔張仲武時與其侯王皆降資
沈勇善馳射仲武噐之任以將兵常乘邊積功賜姓及名
陳貢言者燕健將爲納降軍使軍中素信服茂勳襲殺之

因舉兵給稱貢言反公素迎擊不利走茂勳入府衆始悟
因推主州務以聞詔即拜節度使俄以病自上詔進尚書
右僕射致仕表子可舉代遂領留後進爲節度使擢累檢
校太尉中和末太原李克用始彊大與定州王處存厚相
結可舉惡其窺山東爲己患乃遣使約吐渾都督赫連鐸
鎮州王鎔連和揚言易定本燕趙屬得其地且參有之卽
遣軍司馬韓玄紹擊沙陀藥兒嶺斬首七千級殺其將朱
耶盡忠等收牛馬器鎧數萬又戰雄武軍殺獲萬人鐸又
破沙陀於蔚州詔以鐸爲雲州刺史進可舉檢校侍中乃
遣票將李全忠率衆六萬圍易州鎔以兵攻無極處存求

援太原克用自將赴之鎮人懼退保新城克用急攻之鎔
引去追破之九門易又未下盧龍將劉仁恭穴地以入得
其城士卒有驕色處存以輕兵三千蒙羊皮夜布之野以
精騎伏它道全忠軍望爲羣羊爭趨之處存伏騎發大敗
之後取易州全忠遁還盡失芻糧仗鎧懼得罪乃裒餘衆
反攻幽州可舉度不支引其族登樓自燔死

李全忠范陽人仕爲棣州司馬有蘆生其室一尺三節怪
之以問別駕張建建曰蘆茅類生於澤公茅土兆也傳節
者其三世乎罷歸事可舉爲牙將可舉死衆推爲留後光
啓元年拜節度使木幾卒子匡威嗣領留後進爲使性豪

爽恃燕薊勁兵處斬然有雄天下意與赫連鐸共攻太原
爭雲代李克用使安金俊攻鐸匡威救鐸戰蔚州射金俊
殺之乃共表請討沙陀而朱全忠亦上言願協力故張濬
因請用兵矣濬敗克用攻雲州以騎將薛阿檀爲前鋒設
伏河上鐸以精騎追阿檀抵河而伏起乃大敗禽其將賈
塞兒遂圍雲州塹而守分兵出井陘屯常山大掠深趙匡
威以步騎萬餘援王鎔克用還因急攻鐸會食盡鐸棄州
奔匡威克用取雲州表石善友爲刺史鐸本吐谷渾部酋
也開成中其父率種人三千帳自歸守雲州十五年至是
失其地景福初鎔誘太原將李存孝降之克用怒伐鎔鎔

來求救匡威遣將赴之克用去明年兵復出井陘匡威自
將援鎔將行置酒大會其弟兵馬留後檢校司徒匡籌妻
張國豔匡威酒酣報之弟怒匡威將次博野乃據城自爲
留後天子卽授檢校太保爲節度使匡威麾下多去屏營
無所歸留深州遣其屬李抱貞上書願入朝時京師數寇
難人人危懼傳言金頭王且來皆亡竄山谷抱貞還而鎔
已迎館于鎮匡威引抱貞登城西大悲浮屠顧望流涕美
其山川乃共圖鎔陽爲鎔繕甲治城塹施授方略陰施予
以傾士心鎮軍忠於王氏皆惡之匡威親忌日鎔過慰匡
威士衷甲劫鎔入牙城戰不勝鎮人斬匡威以徇匡籌表

訴諸朝檄暴鎔罪攻樂壽武彊以報始匡籌之奪也燕人不以爲義劉仁恭出奔太原克用倚其謀下武媯二州敗匡籌於居庸關李存審與戰匡籌又敗挈其族奔京師次景城滄州節度使盧彥威殺之掠入車馬僮奴妻方乳不能進仁恭獲之納于克用爲嬖夫人始匡威見逐嘆曰兄失弟得皆吾之宗無所悔然其材恐不足以守果亡而幽州地歸克用以仁恭爲帥

劉仁恭深州人父晟客范陽爲李可舉新興鎮將故仁恭事軍中從李全忠攻易州號窟頭稍遷裨校爲人豪縱多智數有大志嘗自言夢大幡出指端年四十九當秉旄節

李匡威惡之補景城令會瀛州亂殺守吏仁恭募士千人定其亂匡威復使將兵戍蔚州踰期未代士皆怨會匡籌奪地故戍卒擁仁恭趨幽州匡籌逆戰敗之遂以族奔太原李克用待之甚厚賜田宅拜壽陽鎮將數以策于克用請步騎一萬東取幽州且爲導克用攻匡籌匡籌遁去仁恭與存審入城封府庫以待克用悅留仁恭守之以親信分典其兵乾寧二年克用擊王行瑜表仁恭爲檢校司空盧龍軍節度使明年克用攻魏州召盧龍兵仁恭以契丹解又明年克用復興其兵救朱瑄仁恭不答使者數十往卒不出克用以書讓之仁恭乃慢罵執其使盡囚太原

唐書二百三十一
士之在燕者復以厚利誘克用麾下士多亡歸之克用怒
白將往擊不勝師喪過半仁恭獻馘於朱全忠全忠表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既與克用絕則益募兵光化初使其子
守文襲滄州節度使盧彥威棄城走遂有滄景德三州地
用守文爲節度留後請命于朝昭宗怒不與會中人至仁
恭嫚謂曰旄節吾自可爲要假長安本色耳何見拒邪由
是兵益張顯圖河北悉幽滄步騎十萬聲言三十萬南徇
魏鎮次貝州屠之清水爲不流羅紹威求救於朱全忠全
忠使李思安葛從周赴之屯內黃仁恭負彊下令曰思安
懦當先破之乃取魏守 與單可及精甲五萬循清水上

思安設伏自引兵逆戰僞不勝守文躡北至內黃思安整
兵還擊守文伏發斬可及獨守文挺逸衆無還者從周與
邢洺兵與魏將賀得倫等出館陶門夜擊仁恭破八屯仁
恭走自魏抵長河數百里尸蔽道鎮人邀敗之東境仁恭
遂衰三年葛從周攻滄州仁恭壁乾寧從周潛軍戰老鷗
隄仁恭敗退壁瓦橋卑辭歸窮於克用求救克用爲侵邢
洺俄而全忠取瀛莫克用使周德威出飛狐天祐三年全
忠自將攻滄州壁長蘆仁恭悉發男子十五以上爲兵涅
其面曰定霸都士人則涅于臂曰一心事主盧龍間里爲
空得衆二十萬屯瓦橋全忠環滄築而溝之內外援絕人

唐書一百三十一
相食仁恭求戰不許復從克用乞師使百輩往乃許仁恭以兵三萬合攻潞州降全忠將丁會滄州圍乃解是時中原方多故仁恭得倚燕疆且遠無所憚意自滿從方士王若訥學長年築館大安山掠子女充之又招浮屠與講法以堇土爲錢斂真錢穴山藏之殺匠滅口禁南方茶自擷山爲茶號山曰大恩以邀利子守光烝嬖妾事覺仁恭謫之李思安來攻屯石子河仁恭居大安山城中無備守光引兵出戰思安去因回攻大安虜仁恭囚別室殺左右婢媵遂有盧龍

贊曰朱滔脅其兄此入朝及引兵東嚮稱帝以自尊名雖助泚志可知矣至克融再得幽州朱氏無遺種其禍與泚鈞而族夷有先後爲間也

順治戊戌年十二月十九日

江寧府儒學教授朱謨校

藩鎮盧龍列傳第一百二十七

順治十五年刊

唐書一百三十一

二

新編通鑑紀事本末卷一百三十一

唐書二百三十一

三

王寧以書與妹婿來為誌

則文以卷之九

潘鎮淄青橫海列傳第一百二十八 唐書二百一十三

潘鎮淄青橫海列傳第一百二十八 唐書二百一十三

宋 祁 奉 敕 撰

李正己高麗人為營州副將從侯希逸入青州希逸母即其姑故薦為折衝都尉寶應中以軍候從討史朝義時回紇特功橫諸軍莫敢抗正己欲以氣折之與大酋角逐衆士皆牆立觀約曰後者批之既逐而先正己批其頰回紇矢液流離衆軍哄然笑酋大慙自是沮憚不敢暴希逸以為兵馬使沈毅得衆心然陰忌之因事解其職軍中皆言不當廢尋逐希逸出之有詔代為節度使本名懷玉至是賜今名遂有淄青齊海登萊沂密德棣十州與田承嗣薛

萬曆十六年 唐書二百三十一

嵩李寶臣梁崇義輔牙相倚嵩死李靈耀反諸道攻之共
披其地正己復取曹漢徐兗鄆凡十有五州市渤海名馬
歲不絕賦繇均約號最彊大政令嚴酷在所不敢偶語威
震鄰境歷檢校司空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司徒兼太
子太保封饒陽郡王請附屬籍許之因徙治鄆以子納及
腹心將守諸州建中初聞城汴州乃約田悅梁崇義李惟
岳偕叛自屯濟陰陳兵按習益師徐州以扼江淮天子於
是改運道檄天下兵爲守備河南騷然會發疽死年四十
九興元初納順命詔贈太尉

納少時爲奉禮郎將兵防秋代宗召見雅殿中丞賜金紫
入朝擢兼侍御史王巳署爲淄青二州刺史又爲行軍司
馬濮徐交沂海留後進御史大夫正巳死祕喪不發以兵
會田悅于濮陽馬燧方擊悅納使大將衛俊救之爲燧所
破略盡收洹水德宗詔諸軍合討其從父洧以徐州歸大
將李士真以德州李長卿以棣州送款納恚洧背巳且徐
險集悉兵攻洧帝命宣我劉玄佐督諸軍進援大破其兵
納還濮陽玄佐進圍之殘其郛納登陴見玄佐泣且悔遣
判官房說與子弟質京師因玄佐謝罪時中人宋鳳朝以
納窮欲立功建不可赦帝乃械說等禁中納於是還鄆與
悅李希烈朱滔王武俊連和自稱齊王置百官興元初帝

下詔罪已納復歸命授檢校工部尚書復平盧師節賜鐵券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隴西郡王希烈圍陳州納會諸軍破之城下加檢校司空實封五百戶進檢校司空死年三十四贈太傅子師古師道

師古以蔭累署青州刺史納死軍中請嗣帥詔起爲右金吾衛大將軍本軍節度使初棣州有蛤蜊鹽池歲產鹽數十萬斛李長卿以州入朱滔獨蛤蜊爲納所據以專利後德棣入王武俊納乃築壘德州南跨河以守蛤蜊謂之三汊通魏博以交田緒盜掠德州武俊患之師古始襲武俊易其弱且納時將無在乃率兵取蛤蜊三汊師古使趙錡

拒戰武俊子士清兵先濟滴河會營中火起士大譟不敢前德宗遣使者諭武俊罷兵師古亦隳三汊聽命嘗怒其僚獨孤造使奏事京師遣大將王濟縊殺之貞元末與杜佑李樂皆得封妾媵以國爲夫人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德宗崩哀使未至義成節度使李元素騰遺詔示之師古幸國喪欲攻掠州縣即集將士告元素僞作遺詔豈欲反耶不可不討執使者名討元素勒兵出次聞順宗立乃罷累加檢校司徒兼侍中元和初卒贈太傅

師道異母弟也師古嘗曰是不更民間疾苦要令知衣食所從乃署知密州師古病召親近高沐李公度等曰即我

不諱欲以誰嗣二人未對師古曰豈以人情屬師道邪彼不服戎以技自尚慮覆吾宗公等審計之及死沐公度與家奴卒立之而請于朝於是制書久不下師道謀裒兵守境沐爭止更上書奉兩稅守鹽法請吏朝廷宰相杜黃裳欲撓削其權而憲宗方誅劉闢未皇東討故命建王審領節度大使而以師道知留後歲中加檢校工部尚書爲副大使自正巳以來雖外奉王命而嘯引亡叛有得罪于朝者厚納之以嚴法持下凡所付遣必質其妻子有謀順者類夷其家以故能脅汙士衆傳三世云帝討蔡詔興諸道兵而不及鄆師道選卒二千抵壽春陽言爲王師助實欲

援蔡也亡命少年爲師道計曰河陰者江淮委輸河南帝都請燒河陰教庫募洛壯士劫宮闕即朝廷救腹心疾此解蔡一竒也師道乃遣客燒河陰漕院錢三十萬緡米數萬斛倉百餘區又有說師道曰上雖志討蔡謀皆出宰相而武元衡得君願爲袁盎事後宰相恐懼請罷兵是不用師蔡圍解矣乃使人殺元衡傷裴度初宗道至邸東都多買田伊闕陸渾間以舍山棚遣將訾嘉琢門察部分之嵩山浮屠圓靜爲之說元和十年大饗士邸中推牛醜酒旣衷甲矣其徒白官發之留守呂元膺以兵掩邸賊突出轉略畿部入山中數月奪山棚所古山棚怒道官軍襲擊盡

殺之圓靜者年八十餘嘗爲史思明將驍悍絕倫既執力
士推其脛不能折罵曰豎子折人脚且不能乃曰健兒因
自置其足折之且死歎曰敗吾事不得見洛城流血於時
留守防禦將都亭驛吏數十人皆陰受師道署職使爲訶
察故無知者及窮治嘉珍察乃害武元衡者鹽鉄使王播得
嘉珍所藏弓材五千并斷建陵戟四十七始師道欲知元
濟虛實使劉晏平問道走淮西元濟日與宴厚結歡晏歸
以爲元濟暴師數萬而晏然居內與妻妾戲博必敗之道
師道本倚蔡爲重聞之怒乃以他事殺晏平及聞李光顏
拔凌雲柵始大懼遣使歸順帝重分兵支兩寇

故命給事中柳公綽慰撫之加檢校司空蔡平又遣比部
員外郎張宿諷令割地質子宿謂曰公今歸國爲宗姓以
尊卑論之上叔父矣不屈一也以十二州事二百餘州天
子北面稱藩不屈二也以五十年傳爵臣二百年天子不
屈三也今反狀已暴上猶許內省宜遣子入宿衛割地以
贖罪師道乃納三州遣子弘方入侍宿既還師道中悔召
諸將議皆曰蔡數州戰三四年乃克公今十二州何所虞
大將崔承度獨進曰公初不示諸將腹心而今委以兵此
皆嗜利者朝廷以一漿十餅誘之去矣師道恚遣承度詣
京師戒候吏待其還斬之承度待命客省不敢還帝以其

唐史補遺卷之八
五
負約用左散騎常侍李遜喻旨既至師道嚴兵以見遜讓
曰前已約而今背之何也願得要言奏天子師道許之然
懦暗不自決私奴婢媼爭言先司徒土地奈何一旦割之
今不獻三州不過戰耳卽不勝割地未晚師道乃上書以
軍不協爲解帝怒下詔削其官詔諸軍進討武寧節度使
李愿使將王智興破其衆斬二千級獲馬牛四千略地至
平陰橫海節度使鄭權戰福城斬五百級武寧將李祐戰
魚臺敗之宣武節度使韓弘拔考城淮南節度使李夷簡
命李聽趨海州下沐陽朐山進戍東海魏博節度使田弘
正身將兵自陽劉濟河拒鄆四十里而營再接再戰破三萬

衆禽三千人陳許節度使李光顏攻濮陽收斗門杜莊二
屯弘正又戰東阿殘其衆五萬師道每聞敗輒悸成疾及
李祐取金鄉左右莫敢白初遣大將劉悟屯陽穀當魏博
軍疑其逗留悟懼不免引兵反攻城師道晨起聞之白其
嫂裴曰悟兵反將求爲民守墳墓卽與弘方匿溷間兵就
禽之師道請見悟不許復請送京師悟使謂曰司空今爲
囚何面目見天子猶俯仰祈哀弘方曰不若速死乃并斬
之傳首京師棄其尸無敢收視者有士英秀爲殯城左馬
總至以士禮更葬初師古見劉悟曰後必貴然敗吾家者
此人也田弘正之度河也禽其將夏侯澄等四十七人有

唐書列傳卷三十八
詔悉赦之給繒絮還隸魏博義成軍父母在欲還者優遣
賊皆感慰相告由是悟得行其謀師道首傳弘正營召澄
驗之澄舐目中塵號絕良久悟素與師道妻魏亂妄言鄭
公徵之裔不死没人掖廷宅宗屬悉遠徙悟獨表師古子
明安爲朗州司戶參軍親將王承慶承宗弟也師道以兄
女妻之潛約左右欲因肆兵執師道會悟入出奔徐州歸
朝

程日華定州安喜人始名華德宗以其有功益曰日華父
元皓爲安祿山帳下僞署定州刺史故日華籍本軍爲張
孝忠牙將滄故成德部州也孝忠絕李惟岳德宗以滄畀

疆武前刺史李固烈與惟岳姻屬即牢守孝忠令日華徃
喻之固烈請還恒州旣治裝悉帑以行軍中怒曰馬瘠士
飢死刺史不棄豪髮卹吾急今刮地以去吾等何望遂共
殺固烈屠其家日華驚匿牀下將士迎出之曰暴吾軍者
已死何畏而亡共逼領州孝忠亦以日華寬厚遂假以刺
史朱滔叛兵屯河間以故滄定道阻不相聞滔及王武俊
皆招日華不納即攻之日華乘城自固參軍事李宇謀曰
城久圍府兵不爲援今州十縣瀕海有魚鹽利自給此軍
本號橫海將軍能絕易定歸天子自爲一州敕甲訓兵利
則出無利則守可元盜喉襟君能用僕計請至京師爲天

子言之日華謂然乃遣宇西帝果大喜拜御史中丞滄州
刺史復置橫海軍即以爲使時建中三年也拜檢校工部
尚書詔滄歲饋義武錢十二萬緡糧數萬斛以宇爲判官
武俊欲得滄遣人說日華歸已日華給曰敝邑爲賊攻力
屈則下之願假騎二百以抗賊賊退請以地授公武俊喜
歸之馬日華留馬謝其使武俊大怒與滔方睦懼有怨乃
止久之武俊歸命日華乃還馬以珍幣厚謝復結好武俊
亦釋然貞元二年卒贈兵部尚書子懷直擅知留事帝以
日華故即拜權知滄州刺史宇入朝願浙東光景城二縣
置景州且請刺史河朔刺史不廷授幾三十年帝嘉其志
以徐申爲景州刺史昇橫海軍爲節度擢懷直爲留後明
年爲節度使九年來朝寵遇加等進檢校尚書右僕射賜
大第官女懷直荒田獵出輒數日不返帳下程懷信乘衆
怒閉門不納懷信其從昆也於是懷直入朝帝不之罪更
以虔王爲節度使擢懷信留後以懷直兼右龍武軍統軍
明年懷信爲節度矣十六年懷直卒贈揚州大都督後五
年懷信死于權襲領軍務詔授留後元和元年拜節度使
累進檢校兵部尚書封邢國公六年入朝憲宗寵禮遣還
鎮加檢校尚書右僕射權始名執恭嘗夢滄諸門悉署權
字乃改名以應之及淮西平揚不安丐入朝至京師固辭

軍政乃詔華州刺史鄭權代之後以檢校司空爲鄆寧節度使卒贈司徒宗族奉朝請宿衛者三十餘人

李全略本王氏名曰簡事王武俊爲偏裨承宗時虐用其軍故入朝授代州刺史田弘正遇害穆宗以全略故鎮州將召問所欲言全略多陳利害冀合帝意且請盡死力以報遂授德州刺史是時杜叔良兵敗博野故以全略爲橫海軍節度滄德棣州觀察使賜今姓名未幾貢錢千萬使子同捷入朝既還即奏同捷爲滄州長史押中軍兵馬帝不得已可其請全略陰規傳久計選材武以所私結士心棣州刺史王稷善撫衆而家富于財全略內忌以計殺之

族其家未幾死同捷領留後事重賂鄰藩求領文節敬宗持久詔不下俄而文宗立同捷以帝新嗣位必大開貸示四方乃遣弟同志同巽入朝而使其屬崔長奉表請命有詔拜兗海節度使以烏重胤代之同捷計窮矯言軍中留已於是王智興請以全軍出討魏博史憲誠令大將傅季誦入于軍同捷不受德棣民多奔入鄆乃下詔削官爵命重胤率鄆齊兵進討憲誠智興及汴滑李聽平盧康志睦易定張璠幽州李戴義以兵傳境同捷自以與成德有舊乃傾王帑予女帝河北三鎮雖戴義不許絕其交執使者并所遣奴婢四十七獻諸朝王廷湊本關橫海欲乘其隙

取之引軍來獲智與攻棣州火蒸門引水灌城凡七月其
將張叔連降始刺史樂濛以同捷叛密上變事洩爲所害
贈工部尚書智與進圍滄州是時帝絕王廷湊朝貢且討
之兵須夥繁調發不時始置供軍糧料使以濟兩河諸將
又多張俘首以冒賞自重胤卒後李察傳良弼不終事更
以左金吾衛大將軍李祐代而智與將李君謀以輕兵絕
河夜殘無棣降饒安壁五千兵明年祐拔無棣平原有詔
行營堅壁務農非被襲勿決戰而祐兵已薄德州帝遣諫
議大夫柏耆宣慰祐攻拔德州餘卒奔廷湊同捷益急乞
降祐疑其詐者引兵直入城取同捷及家屬馳西祐入滄
州耆至將陵斬同捷使其下傳首京師詔貸四州二年租
賦赦同捷母并妻息徙湖南流崔長南州同異等以異母
貸死得隨毋流所云

藩鎮宣武彰義澤潞列傳第二百三十九 唐書二百一十四

宋 祁 奉 敕 撰

劉玄佐滑州匡城人少倜儻不自業為縣捕盜犯法吏笞辱幾死乃亡命從永平軍稍為牙將大曆中李靈曜據汴州反玄佐乘其無備襲取宋州有詔以州遂隸其軍節度使李勉卽表署刺史德宗建中初進兼御史中丞充宋亳穎節度使時李納叛李洧以徐州歸納急攻之詔玄佐援洧大破納兵斬首萬餘級東南饒漕乃通進圍濮州狗濮陽皆下再降其守將遂通濮陽津遂檢校兵部尚書兼曹濮觀察淄青充鄆招討使汴滑都統副使李希烈之反玄

唐傳一百三十九
一
佐與李勉陳少游哥舒曜聯兵屯淮汝數困賊帝在奉天垂意關東乃詔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希烈攻陳州玄佐救之希烈走遂進取汴州詔加汴宋節度使陳州諸軍行營都統玄佐本名洽至是賜名以尊寵之入朝復兼涇原四鎮北庭兵馬副元帥檢校司徒性豪縱輕財好厚賞故下益困汴自李忠臣以來士卒驕不能自還至玄佐彌甚其後殺帥長大鈔劫狃于利而然也玄佐貴母尚在賢婦人也常月織紉一端示不忘本數教敕玄佐盡臣節見縣令走廷中白事退戒曰長吏恐懼卑甚吾思而父吏於縣示當爾而據案當之可安乎玄佐感悟故

待下益加禮汴有相國寺或傳佛軀汗流玄佐自往大施金帛於是將吏商賈奔走輸金錢惟恐後十日玄佐敕止籍所入得巨萬因以贍軍其權譎類若此初李納遣使至汴玄佐盛飾女子進之厚饋遺皆得其陰謀故納最憚之所寵吏張士南及假子樂士朝賢皆臣萬而士朝私玄佐嬖妾懼事覺酖玄佐死年五十八贈太傅謚曰壯武軍中匿喪俟代帝王為隱踰三日乃發喪俟至帝問所欲立曰陝虢觀察使吳湊可乎監軍孟介行軍盧瑗以為便乃拜湊為節度使至汜水玄佐樞將遷士請具禮瑗不許衆皆怒凌晨甲而譟起玄佐子士寧於喪使坐重榻墨其衣尊

為留後殺大將曹金岸浚儀令李邁醞之唯瑗介獲免士
寧乃出貯財分勞吏士介以聞帝召宰相計議竇參曰汴
人挾李納以邀命若不許勢且合不可解遂以士寧為左
金吾衛將軍嗣節度始玄佐養子士幹與士朝皆來京師
士幹知玄佐死無狀遣奴持刀給為弔入殺士朝於次帝
惡其專亦賜士幹死士寧未授詔時私遣人結王武俊劉濟
田緒等諸鎮不直之皆執其使而士寧忍暴嘗手殺人杯案
間又彊烝父諸妾逼吏民妻女亂之或羸而觀每畝獵數
日乃還其下厭苦不服大將李萬榮者故與玄佐同里相
善寬厚得士心士寧忌之奪其兵使攝州事嘗引衆二萬

畝城南未還萬榮晨入府召所留親兵告曰天子有詔召
大夫俾我代節度人賜錢三萬士皆拜於是分兵閉諸門
使告士寧曰詔書召大夫方速去不然事急且傳首以獻
士寧知衆不與將五百騎出奔次中牟亡者已半至東都
惟僮妾數十人從之既至京師詔就第禁出入萬榮斬其
支附數十人以二十萬緡勞軍詔籍士寧家貲給之拜萬
榮兵馬留後於是籍驕兵數百人悉遣西防秋當戍者怨
之大校韓惟清張彥琳等請往不許使其子迺將未行彥
琳等因其怨誘使反攻萬榮不勝劫運財民貲殺掠數千
人而潰惟清奔鄭州彥琳走東都自歸有詔宥死竄惡地

殘士奔宋州劉逸淮撫之萬榮恚誅其妻子以故衆不安
或呼於市曰大軍至城且破萬榮捕按之或言爲士寧所
教萬榮斬之以狀聞故士寧斥置柳州俄進萬榮節度使
會病甚以兵屬鄧惟恭惟恭者與萬榮同里閉而署子廼
爲司馬出大將李湛張仝伊婁沉等于外欲殺之不果萬
榮死是夜惟恭與監軍俱文珍執廼送京師杖死京兆府
以董晉代之

吳少誠幽州潞人以世廕爲諸王府戶曹參軍事客荆南
節度使庾準器之留爲牙門將從入朝道襄陽度梁崇義
必叛密畫計將獻天子而李希烈以其事聞有詔嘉美擢
封通義郡王崇義反希烈以少誠爲前鋒事平賜實封戶
五十希烈叛少誠爲盡力及死推陳仙奇主後務旣又殺
之衆乃共推少誠德宗因授申蔡光等州節度觀察留後
少誠爲治能儉損完軍實自希烈以來申蔡人劫於苛法
而忘所歸及耆長旣物故則壯者習見暴掠恬於搏鬪地
少馬乘驟以戰號驟子軍尤悍銳甲皆畫雷公星文以厭
勝詛詈王師其屬鄭常楊冀欲劫少誠逐之以聽命不克
常冀被害少誠盡宥諸將以結衆心貞元五年進拜節度
使久之曲環卒少誠間陳許無帥以兵攻臨穎戍將韋清
與賊通留後上官浣遣兵三千救之悉爲賊俘遂圍許州

德宗怒削少誠官爵合十六道兵進討于頔以襄陽兵戰吳房朗山禽其三將王宗以壽州兵破賊於秋柵於時師雖衆無統帥而官人監軍頗進退互爲異見旣戰小澗河諸道師未交而潰棄輜伏不貲帝乃詔夏州節度使韓全義爲淮蔡招討處置使上官況副之諸將皆受節度與賊吳少陽等戰廣利城師復敗退營五樓爲賊所乘遂大潰全義及監軍賈英秀等夜遯保澗水汴宋徐泗淄青兵走陳州少誠薄澗水而營全義懼退保陳而潞滑河陽河中兵逃歸唯陳許將孟元陽神策將蘇光榮壁澗水全義乃斬潞將夏侯仲宣滑將時昂河陽將權文度河中將郭湘

欲以振師不能也少誠引丘

全義之敗少誠得帳中諸

公書數百番持以給衆曰朝廷公卿託全義破蔡曰掠將士妻女爲婢媵以激怒其衆繼向順意少誠弱王師移書於英秀求昭雪帝召大臣議宰相賈耽曰五樓軍退而少誠卷甲不追有自新路帝意稍挺少誠復固巢穴矣然猶以宦者監諸道軍劔南韋臯上言以爲不如擇重臣爲統帥因薦渾瑊賈耽陛下若重煩元老更求其次則臣請以銳士萬人順流趨荆楚可以攘翦元惡不然因其請罪特加原洗罷兩河諸軍亦其次也使少誠禍盈惡周變生帳下必其賊黨又當以官爵與之則一少誠死一少誠生亦

何足賴帝遂赦少誠盡還其官爵順帝即位進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檢校司空徙封濮陽郡王元和四年死贈司徒
而吳少陽代之

少陽者滄州清池人與少誠同在魏博軍相友善少誠得
淮西多出金帛邀之養以爲弟署右職親近無間少陽度
少誠猜忍且畏禍請爲外捍少誠乃表爲申州刺史爲治
尚寬易舉軍附賴少誠病亟家奴單于熊兒矯召少陽至
攝副使摠軍事於是殺少誠子元慶自稱留後憲宗以王
承宗方叛故詔遂王爲節度使以少陽領留後居三年進
封節度使少陽不立繇役籍隨日賦歛於人地多原澤益

畜馬時時掠壽州茶山劫固晉招四方亡命以實其軍不
肯朝然屢獻牧馬以自解帝亦因善之九年死子元濟匿
不發喪以病聞僞表請元濟爲主兵帝遣太醫往視即陽言
少愈不得見元濟者其長也山首燕頤垂頤鼻長六寸
始仕試協律郎攝蔡州刺史有董重質者少誠將也勇悍
久將善爲兵元濟倚之因說元濟請以精兵三千由壽之
間道取揚州東約李師道以丹師襲潤州據之遣奇兵掩
商鄧取嚴綬進守襄陽以搖東南則荆衡無不傳一矢可
定五嶺非朝廷所有又請輕兵五百自峽領三日襲東都
則天下騷動可以橫行元濟固不能用先是其屬秦兆

楊元卿侯惟清嘗勸少陽入朝或言其有異志元濟疑之
歸其屍而囚惟清帝以二人者皆死故贈惟清兵部尚書
兆尚書右僕射時元卿奏事在長安見宰相李吉甫具言
淮西事且請蔡使在道者隨左右所繫之少陽死四十日帝
不爲輟朝易將增戍以須變會傳言董質殺元濟族其家
吉甫因請爲少陽饗朝遣使弔賻贈尚書右僕射而元濟
不得命乃悉兵四出焚舞陽及乘掠襄城陽翟時許汝居
人皆竄伏榛莽間剽餘千餘里爾東大恐弔使至弗克入
而還乃詔烏重胤兼汝州刺史引軍壓其境寧州刺史曹
華爲之副以戍襄城李光顏爲忠武節度使德兵臨屯析

山南東道詔節度使嚴綬爲申光蔡等州招撫使以中人
崔潭峻監其軍下詔奪元濟官爵趣諸道進討時大旱詔
旣下雨雪凡三日田弘正韓弘各遣子率兵隸綬光顏軍
綬屯蔡西鄙師小勝不設備爲賊襲敗于磁丘退保唐州
壽州刺史令狐通戰數北賊乃拔霍丘屠馬塘通嬰城不
敢出詔左金吾衛大將軍李文通宣慰度其至使代通會
裴度輔政賊始懼而元濟不能有所指授諸將趙昌凌朝
江董重質李祐李憲王覽趙擘王仁清等以便宜人自爲
戰抗王師有少誠少陽舊風而李師道魏鹽出入寧陵雍
丘間韓弘知而不肯禁文通引兵與賊將王覽董重質戰

史族岡馘覽首光顏又大破賊於時曲復與重胤合擊賊
小澗河敗之夷其屯塹天子責綬失律更以韓弘兼都統
擢高霞寓唐鄧隋節度使十一年諸軍大合光顏壁堂河
文通敗賊於固始拔鏃山霞寓戰朗山斬首千餘級焚其
壁次鐵城賊僞奔霞寓窮追伏發死傷略盡退保新興賊
圍之監軍李議誠馳入唐州以救兵至圍解還守唐州元
濟以霞寓敗不足虞併兵以備陳其秋文通以兵銜枚夜
出九女原屠保壁三十所分兵西北並安陽山破屯邏數
百人降者萬餘執兩將光顏敗鄆城兵二萬俘六將復與
重胤合攻凌雲柵拔之帝怒諸軍無大功詔內常侍梁守

謙宣慰因督戰付詔書五百以待有功斥金帛募死士進
拜光顏檢校尚書左僕射重胤右僕射布御史中丞公武
御史大夫詔旨約束厲賞罰諸將恐懼貶霞寓以袁滋代
之滋懦不能軍更以李愬爲唐鄧隋節度使元濟食盡士
卒食菱芡魚鼈皆竭至斲草根以給者民苦飢相與四潰
元濟亦嗇其食不復禁諸將爭納之帝始僑置鄆城吳房
於行營以綏新附愬引兵攻其西破屯柵十餘所執丁士
良吳秀琳皆賊剽健者賊帥張伯良以兵三萬與光顏戰
鄆城大敗獲馬千匹甲三萬首伯良奔還蔡曹華取青陵
城斷鄆歸路賊將鄧懷金懼卽送款光顏受之愬又襲破

朗山執戍將梁希果平汶港等三壁元濟知衆數潰而外
失秀琳等因奉表請束身北闕下帝遣使者許以不死元
濟取行營馬三百董重質不與故不果降愬略興橋得守
將李祐不殺引至帳下計議始謀襲蔡賊勢益沮自少誠
盜有蔡四十年王師未嘗傅城下又嘗敗韓金義于頓以
是兵驕無所憚內恃陂寢重阻故合天下兵攻之三年纔
克一二縣帝旣責罷霞寓滋等諸將乃用命超起沙陀梟
騎濟師合裴度爲彰義節度兼申光蔡四面行營招撫使
梁守謙與諸將計先度未至立功諸將亟戰不勝度至大
勞將士皆感激請戰間遣士入蔡約元濟降爲左右所劫

薦新奠也於儀禮朔半日猶常日朝夕也既大祥即四時
焉此其祭皆在廟云近世始以朔望諸節祭陵寢唯四時
及臘五享于廟尋經贊禮無日祭於陵之文漢時京師自
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陵旁立廟園各有寢便
殿故日祭諸寢月祭諸便殿貢禹以禮節煩數白元帝願
罷郡國廟丞相蕭玄成等後因議七廟外寢園皆無復脩
議者亦以祭不欲數宜復古四時祭於廟劉歆引春秋外
傳曰祖禰日祭曾高月祀二祧時享壇墠歲貢魏晉以降
不祭墓唐家擇古作法臣謂宜罷諸陵日祭如禮便帝不
從因下詔有司言諸陵不當日進食夫禮以人情爲之必

革何專古而泥所聞乾陵宜朝晡進奠昭獻陵日一進或
所司之于費可減朕常膳爲之帝崩葬定陵有司議以和
思皇后祔葬后爲武后所殺不得其喪所將以招寃合諸
梓宮景直曰招寃古無傳不可請如橋山藏衣冠故事納
后褊衣復寢宮舉衣寃輅告以太牢內之方中奉帝梓棺
右覆以夷衾衆當其言制曰可景直後歷禮部郎中卒
盧粲幽州范陽人後魏侍中陽烏五世孫祖彥卿亦善著
書粲始冠擢進士第神龍中累遷給事中時節愍太子立
帝后疾之諷中宗以衛府封物給東宮粲駁奏太子七
主歲時服用宜取於百司周禮諸用財器歲終則會唯土

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八
戰降萬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
二千愬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十二
年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顏胤武戰益用命
元濟盡并其衆洄曲以備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
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
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
淮西平大饗資功師還之日因以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
萬五千其不樂爲兵願歸爲農者十九悉縱之斬元濟京
師冊功弘加侍中愬爲左僕射帥山南東道顏胤皆加司

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師鄜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
騎常侍丞相度朝京師進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
以舊官相而以其副總爲工部尚書領蔡任旣還奏群臣
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愈再拜稽首而獻文
曰唐承天命遂臣萬方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在玄宗崇
極而圯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征有不能
克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爲卒賜糧外
多失朝曠不岳狩百隸怠官事亡其舊帝時繼位顧瞻咨
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旣斬吳蜀旋取山東魏將首義六
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爲彊提兵叫譴欲事故常始命討

之遂連姦鄰陰遣刺客來賊相臣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群
公上言莫若惠來帝爲不聞與神爲謀及相同德以訖天
誅乃敕顏胤勳武古通咸統於弘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
萬其師大兵北乘厥數倍之彘兵時曲軍士蠢蠢旣翦凌
雲蔡卒大窘勝之邵陵郟城來降自夏及秋復屯相望兵
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往釐士飽而歌馬騰於
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我西師躍入道
無留者額額蔡城其疆千里旣入而有莫不順俟帝有恩
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于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
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飢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

布始時蔡人禁不往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眠而起左食右粥爲之擇人以收餘德選吏賜牛教而不稅蔡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爲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祝此蔡方孰爲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疆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來階同我太平淮蔡爲亂天子伐之旣伐而飢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旣伐四年大小竝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兄此蔡功惟斷乃成旣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愈以元濟之平繇度能固天子意得不赦故諸將不敢首鼠卒禽之多

歸度功而愬特以入蔡功居第一愬妻唐安公主女也出入禁中訴愈文不實帝亦重悟武臣心詔斷其文更名翰林學士段文昌爲之李祐以功遷神武將軍賜田宅米粟帝迹董重質教元濟亂欲誅之而李愬先許不死故貶春州司戶參軍凌朝江播州司戶參軍是歲申蔡州始輸貢物戶部以其父不至請元日陳於廷祐字慶之後擢夏綏銀宥節度使徙涇原討李同捷也改滄德景節度累檢校尚書左僕射重質之貶未幾轉太子少詹事隸武寧軍遷左神武將軍資金幣與功臣等擢累左右神策劍南西川行營節度使歷帥夏綏銀宥訓兵有法羌戎畏服終右龍

武統軍贈尚書右僕射

劉悟其祖正臣平盧軍節度使襲范陽不克死叔父全諒節度宣武器其敢毅署牙將以罪奔潞州王虔休復署爲將被病去還東都全諒積緡錢數百萬在焉悟破滕鏘用之從惡少年殺人屠狗豪橫犯法繫河南獄留守常夏卿貸免李師古厚幣迎之始未甚知後從擊毬軒然馳突撞師古馬仆師古恚將斬之悟盛氣以語觸師古不睨師古竒其才令將後軍妻以從媚歷牙門右職師道以軍用屈率賈人錢爲助命悟督之悟獨寬假人皆歸賴師道被討使將兵屯曹法一而信士卒樂爲用軍中刀斗不鳴田弘

正兵屯陽穀悟徙營潭趙魏師踰河

盧縣壁阿井城中

語以渭馮利涉與悟當爲帥師道

內疑數召悟計事悟

曰今與魏如角力者勢已交先退者

負悟還魏踵薄城下

矣左右諫曰兵成敗未可知殺大將孰肯爲用師道然之

或言悟且亂不如速去師道遣使兩軍來責戰密語其副

張暹使斬悟使者與暹屏語移時悟疑之暹以情告悟乃

斬使者召諸將議曰魏博兵彊出則敗不出則死且天子

所誅司空而已吾屬爲驅迫就死地孰若還兵取鄆立大

功轉危亡爲富貴乎衆皆唯唯而別將趙垂棘沮其行悟

因殺之并殺所惡三十人尸帳前衆畏伏下令曰入鄆人

賞錢十萬聽復私怨財蓄恣取之唯完軍格違者斬因遣
報弘正使進兵潭趙悟夜半薄西門遂明啓而入殺師道
并大將魏銑等數十人即拜悟義成節度使封彭城郡王
實封戶五百元和十五年來朝進檢校兵部尚書穆宗立
徙昭義軍朱克融亂議者假威名以厭其亂移守盧龍至
邢州會王庭湊之變不得入還屯延兼幽鎮招討使治邢
州圍臨城觀望久不拔與監軍劉承偕不叶衆辱悟縱其
下亂法悟不堪其忍承偕與都將張問謀縛悟送京師以
問代節度事悟知之以兵圍監軍殺小使其屬賈直言質
責悟曰李司空死有知使公所爲至此軍中將復有如公

者矣悟遽謝曰吾不欲聞李司空字少選當定即攜兵退
匿承偕囚之帝重違其心貶承偕然悟自是頗專肆上書
言多不恭天下負罪亡命者多歸之彊列其冤累進檢校
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寶曆初巫者妄言師道以兵屯
瑠璃陂悟惶恐命精兵千人膽自往求哀將易衣嘔血
數斗卒贈太尉表其子從諫嗣從諫母微賤少狡僧師道
時使悟出屯署從諫門下別奏從諫與師道諸奴日戲博
交通具知其陰密事悉疏于悟故悟得立功悟卒從諫知
留後持金幣賂當權者朝議謂上黨內鎮與河朔異不可
許左僕射李絳奏言悟匪死衆不必同亂從諫威惠未著

若詔北鎮大將領節度馳入軍策其未備使軍情有屬謀
自屈矣有如拒命三州勢難獨存數月可覆時李逢吉王
守澄納其賂數為請敬宗乃以晉王為節度大使詔從諫
主留事起將作監主簿檢校左散騎常侍晉王帝所愛從
諫饋獻相望未幾拜節度使大和初李聽敗館陶走汲口
從諫引鐵騎黃頭郎救之聽免進檢校尚書左僕射拜司
空封沛國公昭義自悟時治邢州而人思上黨從諫還治
潞悟苛擾從諫寬厚故下益附方年壯思立功六年請入
朝文宗待遇加等明年還藩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卿
多託以私又見事柄不一遂心輕朝廷有驕色李訓約從

諫誅鄭注及甘露事宰相皆夷族傳言死非其罪從諫不
平三上書請王涯等罪譏切中人時宦豎得志天子弱鄭
覃李石新執政藉其論執以立權綱中人憚而怨之又劾
奏肅本非太后弟仇士良積怨倡言從諫志窺伺從諫亦
妄言清君側因與朝廷宿貳武宗立兼太子太師性奢侈
飾居室輿馬無遠略善貿易之筭徙長子道入潞歲推馬
征商人又焚鹽貨銅鐵以緡十萬賈人子獻口馬金幣即
署牙將使行賈州縣所在暴橫胥貪責子皆錢吏不應命
即愬于從諫欲論奏或遣客游刺故天下怨怒從諫畜馬
高九天獻之帝帝不納疑士良所沮怒殺馬益不平又聞

士良寵方淫愈憂惑欲自入朝恐不脫禍因被病卒年四十一贈太傅初大將李勣漢者本退渾部李抱玉送回純道太原舉帳從至潞州牧津梁寺地美水草馬如鴨而健世所謂津梁種者歲入馬價數百萬子弟姻婭隸軍者四十八人從諫徙山東懼其重遷且生變而子弟亦豪縱少從諫不甚禮因誣其叛夷三族凡三百餘家姬妾有微過輒殺之人皆知其將亡從子稹父從素仕右驍衛將軍從諫以爲嗣病甚與妻裴謀令主軍事竄大將王協郭詎劉武德劉守義等佐稹秘不發喪協謀遣將姜岑請醫於朝中人與醫至時從諫死已再旬稹曰公困革不任受詔稹請代拜中人曰卧而視可也辭以母夫人侍不可屏中人欲直入武德等戶之中人恐有變趨出貺饋百萬後使者繼往爲知從諫已死者未至數舍衆懼武德與將董可武出兵萬人迎勞至牙門不得前諸將乃詣監軍崔士康邀說請如河朔故事士康懦不敢拒乃至喪次扶出稹爲裹緇巾曰母更欲殺敕使諸將哄然笑遂出見三軍帝怒前使者不入謫隸恭陵稹所遣姜岑梁叔文梁叔明三輩皆杖死京兆府詔從素書敕稹護喪還東都稹不奉詔詔群臣議李德裕建言稹所使者河朔耳若遣大臣諭上旨出山東兵破之必矣有詔奪從諫稹官敕諸軍進討於是河

陽王茂元以兵屯萬善河東劉沔守昂車關壁榆社魏博何弘敬柵肥鄉侵平恩成德王元逵次臨洛略任堯山向城河中陳夷行營冀城侵翼氏茂元別遣將營天井關爲賊將薛茂卿所破執四將火十七柵張巨進攻萬善不能下茂元欲走會日暮賊自潰去詔忠武王宰以本軍入懷澤行營陳許士票武賊衆素憚畏而茂卿負戰勝翼厚賞或言其兵犯王略深朝廷且怒節益不可至稹然之故茂卿失望乃與宰通即僞挑戰亟北委天井關去左右七營皆潰茂卿奔澤州使謀言於宰曰澤可取吾應於內宰疑不進失期茂卿扼腕悵恨稹聞其貳名誅之宰進破劉公

直拔陵川劉沔又取石會關李石代沔領河東稹因石兄洛州刺史恬移書乞降石以聞右拾遺崔碣表請納之帝怒斥碣鄧城令詔敢言罷兵者戮賊境上令石荅書許稹面縛石馳往受之稹不出俄而太原將楊弁逐李石與稹連和稹諸將建議我求承襲彼叛卒若與之是與反者械其使送京師使康良佺屯鼓脊嶺敗太原兵生擒卒七百帝猶不赦始從諫將死命稹無咎辱羣奴故李士貴等與王協尤用事士戰有功不賞下無鬪志府中財貨尚山積而協請稅商人使劉溪等分出檢實而溪并齊民閱其貲十取二百姓始怨從諫妻弟裴問守邢州有募兵五百號

夜飛將多豪姓子其家以輸貲不時爲溪所囚問以爲言溪大怒問因殺溪與刺史崔嘏斬大將自歸成德軍王釗守洛州給士帑布一端稹檄代歲稟釗謂衆曰庫物尚多欲發以爲賞可乎士皆喜悉所有給之送款魏博軍磁州將高玉堯山將魏元談等以次降成德元達以久爲賊守殺之稹聞三州降大懼大將郭誼與王協始議圖稹使董可武誘稹至北第置酒飲酣卽斬首悉取從諫子在襁褓者二十餘并從子積匡周等級之誅張谷張治陳揚庭李仲京王渥王羽韓茂章茂實賈庠郭台甄戈十一族夷之軍中素不附者皆殺函稹首送王宰獻京師告廟社帝御

興安門受之劉公直亦降於宰石雄以兵守境軍大掠詎移書責之雄銜怒稹之死誼斥從諫妻伏夾室收其貲私於已建大殿日望旌節宰相德裕建言稹庸下亂繇誼始及軍窮蹙乃圖稹邀榮不誅無以懲姦臣及兵在境宜悉取逆黨送京師論如法先是有狂人呼於潞市曰石雄七千人至矣從諫捕誅之乃請詔雄率兵如數以入雄至潞縛誼及王協劉公直安全慶李道德李佐堯劉武德董可武等送京師竝殊死杖崔士康殺之白惟信者潞梟將數與雄戰懼不敢降自武鄉殺都將康良佺欲降盧鈞雄遣人召降惟信殺之卒降鈞有詔從諫且死乃署稹軍事宜

剖棺暴尸于市三日雄發視面如生一目尚開雄三斬之
仇人剔其骨幾盡誼者兗州人兄岌事悟爲牙將常樂淦
山秀峻曰我死必葬此望氣者言其地當三世爲都頭異
姓河北謂都頭異姓至貴稱也然窆過二丈不利誼以岌
假刺史穿三丈得石蛇并三卵工破之皆流血至是誼及
岌三子同誅張谷張泐陳揚庭皆有文時時言古今成敗
以佐從諫故善遇此三人谷納邯鄲人李嚴女爲侍人號
新聲當從諫潛圖窺脅新聲諫谷曰始天子以從諫爲節
度非有戰野攻城之功直以其父挈齊十二州還天子去
就間未能奪其嗣耳自有澤潞未聞以一縷一蹄爲天子

壽左右皆無賴章武朝數鎮顛覆昏雄才傑器尚不能固
天子恩況從諫擢自兒女手中苟不以法得亦宜以不法
終君當脫族西去大丈夫勿顧一飯恩以骨肉腥健兒食
言訖悲涕谷不決者二月其言泄縊之李仲京訓之兄爲
蕭洪府判官擢監察御史王渥播之子王羽涯族孫韓茂
章茂實約之子賈庠餽子郭台行餘子甘露難作皆羸服
奔從諫從諫衣食之甄戈者頗任俠從諫厚給郵坐上立
自稱荆卿從諫與定州戍將有嫌命戈取之因爲逆旅上
謁留飲三日乘間斬其首它日又使取仇人乃引不逞者
十餘輩劫之從諫不悅號僞荆卿從諫妻裴以弟立功詔

欲貸其死刑部侍郎劉三復執不可於是賜死以尸還問
裴父敞冕之裔辟悟府悟奇之故爲從諫納其女裴年十
五火光起桂下家人以爲怪因許婚封燕國夫人寬厚有
謀每勸從諫入朝爲子孫計從諫有妾韋願封夫人許之
詔至裴怒毀詔不與從諫它日會裴黨復出詔裴抵去曰
淄青李師古四世阻命不聞側室封者君承朝廷姑息宜
自黜削求洗濯欲以婢爲夫人族不日滅耳從諫赧然止
及韋至京師乃言李丕降裴會大將妻號哭曰爲我語若
夫勿忘先公恩願以子母託諸婦亦泣下故潞諸將叛益
聖由是及禍初術者李琢能言禍福從諫以重幣邀辟署

大將會昌初謂從諫曰往歲長星經斗公生直之今鎮復
至當有災從諫即徙軍山東開毬場鑿柳泉大興役以厭
及病有言琢所興造皆逆歲疑有異謀使積數其罪殺之
府中恟恟俄而李丕降有李佐之者兼孫也累調河南尉
號彊直嘗客潞爲從諫所禮留不得去遂署觀察府支使
因娶其從祖妹從諫薄踈屬資媵寒闕佐之亦薄之不甚
荅從諫病佐之力諷使還東都從諫雖不能從然感服其
言病且革王協等恐佐之妻毋有所關說即輦毋歸東都
會佐之奴告佐之交通賓客漏軍中虛實積囚之妻訴不
見禮積遂殺之武鄉令唐漢賓儉裔孫以積拒命固諫歸

朝不聽舉族見害李師晦者本宗室子始悟辟致幕府見
從諫稍恣橫假言求長生術不與事從諫使歸東都師晦
懼為谷揚度等所譖請居涉從諫不之疑積敗有為帝言
者擢伊闕令而贈薛茂卿博州刺史大中初又贈漢賓本
縣令先時河北諸將死皆元遣使弔祭次用贈次近臣宜
慰度軍便宜乃與節軍中不許出乃用兵大抵不半歲不
能定故警將逆子皆得為之備積初不意帝怒即見討及
茂元錄昭示積舉族號慟欲自歸而愚懦不決云自悟至
積二世凡二十六年李丕者善長短術與從諫厚善署大
將及積阻命軍中疾其才丕懼乞為游弈深入以圖營壁

處遂自歸議者疑為賊 道德裕奏言討賊半年始有降者
當賞以勸餘帝召見擢忻州刺史丕請取榆社東徑武安
入討賊雖邢洺未下而兵不得救澗不聽楊弁亂遣人誘
丕丕斬之以兵扼走集 德裕言于帝曰度支戶部物積代
州令丕塞其路賊破走 乃趣丕討弁兵未至而弁已禽遷
汾晉二州刺史大中初 拜振武節度使檢校刑部尚書亮
項叛徙鄜坊卒

贊曰傳稱作易者其知 盜乎然則盜之情非聖人不能知
唐中衰姦雄園睨而志 舉魏趙燕之地莽為盜區罕叛百
年夷狄其人而不能 睿上庸佐惟不知盜故也引妖就

曠以奪厥明寧蕭逸
獲等謂耶

義澤列傳第一百二十九

突厥列傳第一百四十一上

唐書二百一十五上

宋 祁 奉 勅 撰

夷狄為中國患尚矣在前世者史家類能言之唐興蠻夷更盛衰嘗與中國亢衡者有四突厥吐蕃回鶻雲南是也方其時群臣獻議盈廷或聽或置班然可睹也劉昫以為嚴允辯而未詳班固詳而未盡推其至當周得上策秦得其中漢無策何以言之荒服之外聲教所不逮其叛不為之勞師其降不為之釋備嚴守禦險走集使其為寇不能也為臣不得也惠此中夏以綏四方周之道也故曰周得上策易稱王侯設險以固其國築長城修障塞所以設險

萬曆四年

唐書列傳二百二十九

一

也趙簡子起長城備胡燕秦亦築長城限中外益理城塹城全國滅人歸咎焉後魏築長城議者以爲人治一步方千里役三十萬人不旬朔而獲久逸故曰秦得中策漢以宗女嫁匈奴而高祖亦審魯元不能止趙王之逆謀謂能息匈奴之叛非也且冒頓手弑其親而冀其不與外祖爭疆豈不惑哉然則知和親非久安計而爲之者以天下初定紆歲月之禍耳武帝時中國又安胡寇益希疏而絕之此其時也方更糜耗華夏連兵積年故嚴尤以爲下策然而漢至昭宣武士練習斥候精明匈奴收迹遠徙猶襲奉春之過舉傾府藏給西北歲二億七十萬皇室淑女嬪於

穹廬掖庭良人降於沙漠夫貢子女方物臣僕之職也詩曰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荒服稱其來不言往也公及吳盟諱而不書柰何以天子之尊與匈奴結爲兄弟帝女之號與胡媼竝御蒸母報子從其汚俗中國異於蠻夷者有父子男女之別也婉冶之姿毀節異類垢辱甚矣漢之君臣莫之恥也魏晉羌狄居塞垣資奉踰昔百人之酋千口之長賜金印紫綬食王侯之俸牧馬之童乘羊之隸齋毳毼邀利者相錯於路耒耨之利絲枲所生散於數萬里之外胡夷歲驕華夏日蹙方其疆也竭人力以征之其服也養之如初病則受養疆則內攻中國爲羌胡服役且千

載可不悲哉誠能移其財以賞戍卒則民富移其爵以餌
守臣則將良富利歸於我危亡移於彼無納女之辱無傳
送之勞乘此而不爲故曰漢無策嚴尤謂古無上策謂不
能臣妾之也誠能之而不用耳秦無策謂攘狄而亡國也
秦亡非攘狄也漢得下策謂伐胡而人病人旣病矣又役
人而奉之無策也故曰嚴尤辯而未詳也班固謂其來慕
義則接以禮讓何者禮讓以交君子非所以接禽獸夷狄
也纖麗外散則戎羯之心生戎羯之心生則侵盜之本也
聖人飲食聲樂不與之共來朝坐於門外古人體委以食
之不使知馨香嘉味也漢氏習玩驕虜使其悅燕趙之色

甘大官之珍服以文綺羅紈供之則增求絕之則招怨是
飽豺狼以良肉而縱其獵噬也華人步卒利險阻虜人騎
兵利平地堅守無與追奔競逐來則杜險使不得進去則
閉險使不得還衝以長戟臨以彊弩非求勝也譬諸蟲豹
虺蜴何禮讓之接哉故曰班固詳而未盡者此也杜祐謂
秦以區區關中滅六疆國今竭萬方之財上奉京師外有
犬戎憑陵陷城數百內有兵革未寧三紀矣豈制置異術
古今殊時乎周制步百爲畝畝百給一夫商鞅佐秦以爲
地利不盡更以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給一夫又以秦地
曠而人寡晉地狹而人夥誘三晉之人耕而優其田宅復

及子孫使秦人應敵於外非農與戰不得入官大率百人
以五十人爲農五十人習戰故兵彊國富其後仕宦途多
末業日滋今大率百人纔十人爲農餘皆習佗技又秦漢
鄭渠溉田四萬頃白渠溉田四千五百頃永徽中兩渠灌
漑不過萬頃大曆初減至六千畝畝腴一斛歲少四五百
萬斛地利耗人力散欲求彊富不可得也漢時長安北七
百里卽匈奴之地侵掠未嘗暫息計其舉國之衆不過漢
一大郡鼂錯請備障塞故北邊安妥今潼關之西隴山之
東鄜坊之南終南之北十餘州之地已數十萬家吐蕃縣
力薄材食鮮藝拙不及中國遠甚誠能復兩渠之饒誘農

夫趣耕擇險要繕城壘屯田蓄力河隴可復豈唯自守而
已至佑孫牧亦曰天下無事時大臣偷處榮逸戰士
兵甲鈍弊車馬利弱天下雜然盜發則疾驅以戰是謂
敗之師此不蒐練之過其敗一也百人荷戈仰食縣官則
挾千夫之名大將小操其餘羸以虜壯爲幸執兵者常
少糜食者常多築壘未乾公囊已虛此不責實之過其敗
二也戰小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賞或一日再賜
一月累封凱還未歌書品已崇爵命極矣田官廣矣金繒
溢矣子孫官矣肯外死勤於我哉此賞厚之過其敗三也
冬喪兵士顛翻大都則跳身而來刺邦而去廻視刀鋸菜

色甚安一歲未更已立於壇墀之上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大將將兵柄不得專一曰爲偃月一曰爲魚麗三軍萬夫環旋翔佯愧駭之間虜騎乘之此不專任之過其敗五也元和時圍兵數十萬以誅蔡天下乾耗四歲然後能取之蓋五敗不去也長慶初盜子若孫悉來走命未幾而燕趙亂引師起將五敗益甚不能加威於反虜二杜之論如此廣德建中間吐蕃再飲馬岷江常以南詔爲前鋒操倍尋之較且戰且進蜀兵折刃吞鏃不能斃一戎戎兵日深疫死日衆自度不能留輒引去蜀人語曰西戎尚可南蠻殘我至韋臯鑿青谿道以和羣蠻使道蜀入貢擇子弟習

書筭於成都業成而去習知山川要害文宗時大入成都自越巂以北八百里民畜爲空又敗卒貧民因緣掠殺官不能禁自是羣蠻嘗有屠蜀之心蜀民苦於重征者亦欲啓之以幸非常歲發戍卒不習山川之險緩步一舍已呵然流汗爲將者刻薄自入給帛則以疏易良賦粟以沙參粒故邊卒怨望而巴蜀危憂孫樵謂宜詔嚴道沈黎越巂二州度要害募卒以守且兵籍於州則易役卒出於邊則習險相地分屯春耕夏蠶以資衣食秋冬嚴壁以俟寇歲遣廉吏視卒之有無則官無餽運吏無牟盜此其備禦之策可施行者著之于篇凡突厥吐蕃迴鶻以盛衰先後爲

次東夷西域又次之迹用兵之輕重也終之以南蠻記唐所繇亡云

突厥阿史那氏蓋古匈奴北部也居金山之陽臣于蠕蠕種裔繁衍至吐門遂疆大更號可汗猶單于也妻曰可敦其地三垂薄海南抵大漠其別部典兵者曰設子弟曰特勒大臣曰葉護曰屈律啜曰阿波曰俟利發曰吐屯曰俟斤曰閻洪達曰頡利發曰達干凡二十八等皆世其官而無員限衛士曰阿離可汗達廷都斤山牙門樹金狼頭纛坐常東嚮隋大業之亂始畢可汗咄吉嗣立華人多徃依之契丹室韋吐谷渾高昌皆役屬竇建德薛舉劉武周梁

都李軌王世充等崛起視悉臣尊之控弦且百萬戎狄熾彊古未有也高祖起太原遣府司馬劉文靜往聘與連和始畢使特勒康稍利獻馬二千兵五百來會帝平京師遂恃功使者每來多橫驕武德元年骨咄祿特勒來朝帝宴太極殿爲奏九部樂引升御坐是歲始畢牙帳自破帝問內史令蕭瑀瑀曰魏文帝幸許城門无故壞是年文帝崩豈其類耶二年始畢自將度河至夏州與賊梁師都合又佐劉武周以五百騎入句注將侵太原會病死帝爲發哀長樂門詔羣臣即館弔其使遣使者持段物三萬賻之子什鉢苾勿不克立以爲泥步設使居東偏立其弟俟

利弗設是爲處羅可汗

處羅復妻隋義成公主遣使來告則又潛通王世充潞州
總管李襲譽擊斬其使取牛羊萬餘處羅迎隋蕭皇后及
齊王暕之子正道於寶建德所因立正道爲隋王奉隋後
隋人沒者隸之行其正朔置百官居定襄衆萬人秦王討
武周也處羅以弟步利設騎二千會并州三日多掠城中
婦人女子去總管李仲文不能制以俱儉特勒助屯明年
謀取并州置揚正道卜之不吉左右諫止處羅曰我先人
失國賴隋以存今忘之不祥卜不吉神詎無知乎我自決
之會天雨血三日國中犬夜群號求之不見遂有疾公坐

餌以五石俄疽發死主以子奧射設陋弱并不立更取其
弟咄苾嗣是爲頡利可汗

頡利始爲莫賀咄設牙直五原北薛舉陷平涼與連和帝
患之遣光祿卿宇文歆賂頡利使與舉絕隋五原太守張
長遜以所部五城附虜歆并說還五原地皆見聽且發兵
舉長遜所部會秦王軍太子建成議廢豐州并割榆中地
於是處羅子郁射設以所部萬帳入處河南以靈州爲塞
頡利又妻義成以始畢子什鉢苾爲突利可汗使居東義
成楊諧女也其弟善經亦依突厥與王世充使者王文素
共說頡利曰往啓民兄弟爭國賴隋得復位子孫有國今

天子非文帝後宜立正道以報隋厚德頡利然之故歲入寇然倚父兄餘資兵銳馬多矜然驕氣直出百蠻上視中國爲不足與書辭恃媢多須求帝方經略天下故屈禮多所舍貸贈賚不貲然而不厭無厓之求也四年頡利率萬騎與苑君璋合寇廡門定襄王李大恩擊却之頡利執我使者漢陽公瓌太常卿鄭元璿左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帝亦囚其使與相當由是寇代州敗行軍總管永安王孝基略河東犯原州穿延州塞諸將與戰不能有所俘明年還順德等且請和贖魚膠紿云固二國之好也帝雖未情釋其使特勒熱寒等厚與金還之大恩上言突厥飢馬邑

可圖也詔殿中少監獨孤晟共擊之晟後約大恩不敢進屯新城頡利自將數萬騎與劉黑闥合圍之大恩沒士死者數千人進擊忻州爲李高遷所破黑闥以突厥萬人擾山東又殘定州頡利未得志乃率十五萬騎入鴈門圍并州深鈔汾潞取男女五千分數千騎轉掠原靈間於是太子建成將兵出豳州道秦王將兵出蒲州道擊之李子和以兵趨雲中掩可汗後段德操出夏州徂其歸并州總管襄邑王神符戰汾東斬虜五百首取馬二千汾州刺史蕭顓獻俘五千虜陷大震關縱兵掠弘州總管宇文歆靈州楊師道拒之獲馬橐它數千頡利聞秦王且至引出塞王

師還又明年與黑闥君璋等小小入寇定匡原朔等州與屯將相勝負帝遣太子建成復屯北邊秦王屯并州備虜久乃罷俄又破代地一屯進擊滑幽二州取馬邑不有也復請和歸我馬邑七年攻原朔二州入代地不勝更與君璋合攻隴州及陰槃城分擊并地秦王與齊王元吉屯幽州道以備胡君璋與虜出入原朔忻并地剽係騷然數爲諸將驅逐其八月頡利與突利兵悉起自原州連營而南所在震恐秦王齊王拒之初關中霖潦饑道絕軍次幽州可汗萬騎奄至陣五龍坂以數百騎挑戰舉軍失色秦王馳百騎掠陣大言曰國家於突厥無負何爲深入我秦王

也故來自與可汗決若固戰我纔百騎耳徒廣殺傷無益也頡利笑不答又馳騎語突利曰爾往與我盟急難相助今無香火情耶能一決乎突利亦不對王將絕水前頡利見兵少又聞與突利語陰相忌即遣使者來曰王毋苦我固不戰將與王議事耳於是引却秦王縱反間突利乃歸心不欲戰頡利亦無以彊之乃遣突利及夾畢特勒思摩請和帝許之突利遂自託於王爲比第帝見思摩引升御榻思摩頓首辭帝曰我見若猶頡利也乃聽命突厥旣歲盜邊或說帝曰虜數內寇者以府庫子女所在我能去長安則戎心止矣帝使中書侍郎宇文士及踰南山按行樊

鄧將徙都焉羣臣贊遷秦王獨曰夷狄自古爲中國患未聞周漢爲遷也願假數年請取可汗以報帝乃止頡利已和亦會甚雨弓矢皆弛惡遂解而還帝會羣臣問所以備邊者將作大匠于筠請五原靈武置舟師於河扼其入中書侍郎溫彥博曰魏爲長塹遏匈奴今可用帝使桑顯和塹邊大道召江南船工大發卒治戰艦頡利遣使來願款北樓關請互市帝不能拒帝始兼天下罷十二軍尚文治至是以虜患方張乃復置之以練卒蒐騎八年頡利攻靈朔與代州都督蘭暮戰新城暮敗績於是張瑄兵屯石嶺李高遷屯大谷秦王屯蒲州道初帝待突厥用敵國禮及

是怒曰往吾以天下未定厚於虜以紓吾邊今卒敗約朕將擊滅之毋須姑息命有司更所與書爲詔若敕瑾未至屯虜已踰石嶺圍并州攻靈州轉擾潞沁李靖以兵出潞州道行軍摠管任瓌屯太行瑾戰大谷敗績中書侍郎溫彥博陷于賊鄆州都督張德政死之遂攻廣武爲任城王道宗破其欲谷設掠綏州請和去敗并州數縣入蘭鄯彭州諸屯或小勝不能制俄寇原州折威將軍楊屯擊之且發士屯大谷九年攻原靈又圍涼州進犯涇原李靖與戰靈州虜引去寇西會州圍烏城翔祥隴渭間平道將軍崇紹破之於秦州斬一特勒三大將虜千級大抵虜得志則

深入負則請和不耻也其七月頡利自將十萬騎襲武功
京師戒嚴攻高陵尉遲敬德與戰涇陽獲俟斤烏沒啜斬
首千餘級頡利遣謀臣執失思力入朝以覘我因夸說曰
二可汗兵百萬今至矣太宗曰我與可汗嘗面約和爾則
背之且義師之初爾父子身從我遺賜玉帛多至不可計
何妄以兵入我郡畿自夸盛彊耶今我當先戮爾矣思力
懼請命蕭瑀封德彝諫帝不如禮遣之帝不許繫於門下
省乃與侍中高士廉中書令房玄齡將軍周範等馳六騎
出玄武門幸渭上與可汗隔水語且責其負約羣酋見帝
皆驚下馬拜俄而衆軍至旗鎧光明部隊靜嚴虜大駭帝

與頡利按轡卽麾軍却而陣焉蕭瑀以帝輕敵叩馬諫帝
曰我思熟矣非爾所知也夫突厥掃地入寇以我新有內
難謂不能師我若闔城彼且大掠吾境故我獨出示無所
畏又盛兵使知必戰不意我能沮其始謀彼入吾地旣深
懼不能返故與戰則克和則固制賊之命在此舉矣是日
頡利果請和許之翌日刑白馬與頡利盟便橋上突厥引
還蕭瑀曰頡利之來諸將多請與戰陛下不聽旣而虜自
退其策柰何帝曰突厥衆而不整君臣惟利是視可汗在
水西而酋帥皆來謁我我醉而縛之其勢易甚又我救長
孫無忌李靖潛師幽州以須若大軍躡其後伏邀諸前取

之反覆掌爾然我新卽位爲國者要在安靜一與虜校殺傷必多彼敗未及亡懼而脩德與我爲怨其可當耶今仆械卷鎧啗以玉帛虜志必驕驕則亡之端也故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瑀再拜曰非臣愚所逮也乃詔殿中監豆盧寬將軍趙綽護送突厥頡利獻馬三千匹羊萬頭帝不納詔歸所俘於我貞觀元年薛延陀回紇拔野古諸部皆叛使突利討之不勝輕騎走頡利怒囚之突利由是怨望是歲大雪羊馬多凍死人饑懼王師乘其敝卽引兵入朔州地聲言會獵議者請責其敗約因伐之帝曰匹夫不可爲不信况國乎我旣與之盟豈利其災邀險以取之

禮於我乃代之明年突利自陳爲頡利所攻求救帝曰朕與頡利盟文與突利有昆弟約不可不救奈何兵部尚書杜如晦曰夷狄無信我雖如約彼常負之今亂而擊之侮亡之道也乃詔將軍周範壁大原經畧之頡利亦擁兵窺邊或請築古長城發兵乘塞帝曰突厥盛夏而霜五日並出三月連明赤氣滿野彼見災而不務德不畏天也遷徙無常六畜多死不用地也俗死則焚今葬皆起墓背父祖命嫚鬼神也與突利不睦內相攻殘不和於親也有是四者將亡矣當爲公等取之安在築障塞乎突厥素俗質畧頡利得華士趙德言才其人委信之稍專國又委政諸胡

斥遠宗族不用興師歲入邊下不堪苦胡性同脊數翻覆不信號令無常歲大饑哀歛苛重諸部愈貳又明年屬部薛延陀自稱可汗以使來詔兵部尚書李靖擊虜馬邑頡利走九俟斤以衆降拔野古僕骨同羅諸部雪奚渠長皆來朝於是詔并州都督李世勣出通漠道李靖出定襄道左武衛大將軍柴紹出金河道靈州大都督任城王道宗出大同道幽州都督衛孝節出恒安道營州都督薛萬淑出暢武道凡六摠管師十餘授靖節度以討之道宗戰靈州俘人畜萬計突利及設蔭柰特勒帥所部來奔捷書日夜至帝謂羣臣曰家初定太上皇以百姓

故奉突厥詭而臣之朕嘗痛心病首思一刷耻於天下今天誘諸將所向輒克朕其遂有成功乎四年正月靖進屯惡陽嶺夜襲頡利頡利驚退牙磧口大酋康蘇蜜等以隋蕭皇后楊正道降或言中國人嘗密通書於后中書舍人陽文瓘請劾治帝曰天下未一人或當思隋今反側旣安何足治耶置勿劾頡利窘走保鐵山兵猶數萬令執失思力來陽爲哀言謝罪請內屬帝詔鴻臚卿唐儉將軍安修仁等持節慰撫靖知儉在虜所虜必安乃襲擊之盡獲其衆頡利得千里馬獨奔沙鉢羅行軍副總管張寶相禽之沙鉢羅設蘇尼失以衆降其國遂亡復定襄恒安地斥境至

大漠矣頡利至京師告俘入朝帝御順天樓陳仗衛士民縱觀吏執可汗至帝曰而罪有五而父國破賴隋以安不以一鏃力助之使其廟社不血食一也與我鄰而棄信擾邊二也恃兵不戢部落攜怨三也賊華民暴禾稼四也許和親而遷延自遁五也朕殺爾非無名顧渭上盟未之忘故不窮責也乃悉還其家屬館于太僕稟食之思結俟斤以四萬衆降可汗弟欲谷設奔高昌既而亦來降伊吾城之長素臣突厥舉七城以獻因其地爲西伊州制詔突厥往逢癘疫長城之南暴骨如丘有司其以酒脯祭爲瘞藏之又詔隋亂華民多沒于虜遣使者以金帛贖男女八萬

口還爲平民頡利不宰處常設穹廬廷中久鬱鬱不自慘與家人悲歌相泣下狀貌羸省帝見憐之以號州負山多麋麋有射獵之娛乃拜爲刺史辭不往遂授右衛大將軍賜美田宅帝曰昔啓民失國隋文帝不恡粟帛與士衆營護而存立之至始畢稍彊則以兵圍煬帝鴈門今其滅者殆皆德忘義致然耶頡利子疊羅支有至性旣舍京師諸婦得品供羅支預焉其母最後至不得給羅支不敢嘗品肉帝聞嘆曰天稟仁孝詎限華夷哉厚賜之遂給母肉八年頡利死贈歸義王謚曰荒詔國人葬之從其禮火尸起冢霸東其臣胡祿達官吐谷渾邪者頡利母婆施之媵臣

也頡利始生以授渾邪至是哀慟乃自殺帝異之贈中郎將命葬頡利冢旁詔中書侍郎岑文本刻其事于頡利渾邪之墓碑俄蘇尼失亦以死殉尼失者啓民可汗弟也始畢以爲沙鉢羅設帳部五萬牙直靈州西北姿雄趨以仁惠御下人多歸之頡利攻亂其部獨不貳突利降頡利以爲小可汗頡利已敗乃舉衆來漠南地遂空授北寧州都督右衛大將軍封懷德王云頡利之亡其下或走薛延陀或入西域而來降者尚十餘萬詔議所宐咸言突厥擾中國久今天喪之非慕義自歸請悉籍降俘內充豫閑處使習耕織百萬之虜可化爲齊人是中國有加戶而漠北遂

空也中書令溫彥博請如漢建武時置降匈奴留五原塞全其部落以爲扞蔽不革其俗因而撫之實空虛之地且示無所猜若納兗豫則乖本性非函育之道祕書監魏徵建言突厥世爲中國仇今其來降不卽誅滅當遣還河北彼鳥獸野心非我族類弱則伏疆則叛其天性也且秦漢以銳師猛將擊取河南地爲郡縣者以不欲使近中國也陛下柰何以河南居之且降者十萬若令數年孳息略倍而近在畿甸心腹疾也彥博曰不然天子於四夷若天地養萬物覆載全安之今突厥破滅餘種歸命不加哀憐而棄之非天地蒙覆之義而有阻四夷之嫌臣謂處以河南

蓋死而生之亡而存之彼世將懷德何叛之爲徵曰魏時有胡落分處近郡晉已平吳郭欽江統勸武帝逐出之不能用劉石之亂卒傾中夏陛下必欲引突厥居河南所謂養虎自遺患者也彥博曰聖人之道無不通故曰有教無類彼創殘之餘以窮歸我我援護之收處內地將教以禮法職以耕農又選酋良入宿衛何患之卹且光武置南單于卒無叛亡於是中書侍郎顏師古給事中杜楚客禮部侍郎李百藥等皆勸帝不如使處河北樹首長俾統部落視地多少令不相臣國小權分終不得亢衡中國長轡遠馭之道也帝王彥博語卒度朔方地自幽州屬靈州建順

祐化長四州爲都督府剖頡利故地左置定襄都督右置雲中都督二府統之擢酋豪爲將軍郎將者五百人奉朝請者且百員入長安自籍者數千戶乃以突利可汗爲順州都督令率其下就部

突利初爲泥步設得隋淮南公主以爲妻頡利之立用次第爲延陀設王延陀部步利設主靄部統特勒主胡部斛特勒主斛薛部以突利可汗主契丹靺鞨部樹牙南直幽州東方之衆皆屬焉突利歛取無法下不附故薛延陀奚霫等皆內屬頡利遣擊之又大敗衆騷離頡利囚筆之久乃赦突利嘗自結於太宗及頡利衰驟追兵於突利不肯

從因起相攻突利請入朝帝謂左右曰古爲國者勞已以
憂人則系祚長殺人以奉已則亡今突厥喪亂由可汗不
君突利雖至親不自保而來夷狄弱則邊境安然觀彼亡
我不可以無懼有不逮者禍可紓乎突利至禮見良厚輟
膳以賜之拜右衛大將軍封北平郡王食戶七百及爲都
督太宗敕曰而祖啓民破亡隋則復之棄德不報而父始
畢反爲隋敵爾今窮來歸我所以不立爾爲可汗鑒前敗
也我欲中國安爾宗族不亡故授爾都督毋相侵掠長爲
我北藩突利頓首聽命後入朝死并州道中二十九年帝
爲舉哀亦詔文李文本其墓子賀邏鶻嗣帝幸九成宮突利

弟結社率以即將宿衛陰結種人謀反劫賀邏鶻北還謂
其黨曰我聞晉王丁夜得辟仗出我乘間突進可犯行在
是夕大風冥王不出結社率恐謀泄卽射中營幕而殺人
衛士等共擊之乃走殺廐人盜馬欲度渭徼邏舍斬之赦
賀邏鶻投嶺外於是群臣更言處突厥中國非是帝亦患
之乃立阿史那思摩爲乙彌沱孰俟利苾可汗賜氏李樹
牙河北悉徙突厥還故地

思摩頡利族人也父曰咄六設始啓民奔隋磧北諸部奉
思摩爲可汗啓民歸國乃去可汗號性間敏善古對始畢
處羅皆愛之然以貌似胡疑非阿史那種故但爲夾畢特

勒而不得爲設武德初數以使來高祖嘉其誠封者和順
郡王及諸部納款思摩獨留與頡利俱禽太宗以爲忠授
右武侯大將軍化州都督統頡利故部居河南徙懷化郡
王反是將徙內畏薛延陀不敢出塞帝詔司農卿郭嗣本
持節賜延陀書言中國禮義未始滅人國以頡利暴殘伐
而取之非貪其地與人也故處降部於河南薦草美泉利
其畜牧衆日孳蕃今復以思摩爲可汗還其故疆延陀受
命在前長於突厥舉磧以北延陀主之其南突厥保之各
守而境無相鈔犯有負約我自以兵誅之思摩乃行帝爲
置酒引思摩前曰蒔一草一木見其滋庶以爲喜况我養

爾部人息爾馬羊不減昔乎爾父母墳墓在河北今復舊
廷故宴以慰行思摩泣下奉觴上萬歲壽且言破亡之餘
陛下使存骨舊鄉願子孫世事唐以報厚德於是趙郡
王孝恭鴻臚卿劉善就思摩部築壇場河上拜受冊賜鼓
纛又詔左屯衛將軍阿史那忠爲左賢王左武衛將軍阿
史那泥孰爲右賢王相之薛延陀聞突厥之北恐其衆奔
亡度磧勒兵以待及使者至乃謝曰天子若毋相侵謹頓
首奉詔然突厥酣亂翻覆其未亡時殺中國人如麻陛下
滅其國謂宜收種落皆爲奴婢以償唐人乃養之如子而
結社率竟反此不可信明甚後有亂請終爲陛下誅之十

五年思摩帥衆十餘萬勝兵四萬馬九萬匹始度河迂於故定襄城其地南大河北白道畜牧廣衍龍荒之最壤故突厥爭利之思摩遣使謝曰蒙恩立爲落長實望世世爲國一犬守吠天子北門有如延陀侵逼願入保長城詔許之居三年不能得其衆下多攜背思摩慚因入朝願畱宿衛更拜右武衛將軍從伐遼中流矢帝爲吮血其顧厚類此還卒京師贈兵部尚書夏州都督陪葬昭陵築墳象白道山爲刊其勞碑於化州

右賢王阿史那泥孰蘇尼失子也始歸國妻以宗女賜名忠及從思摩出塞思慕中國見其者必流涕求入侍許之思摩旣不能國殘衆稍稍南度河分處勝夏二州帝伐遼或言突厥處河南邇京師請帝無東帝曰夫爲君者豈有猜貳哉湯武化桀紂之民無不遷善有隋無道舉天下皆叛非止夷狄也朕聞突厥之亡內河南以振贍之彼不近走延陀而遠歸我懷我深也朕策五十年中國無突厥患思摩衆旣南車鼻可汗乃盜有其地

車鼻亦阿史那族而突利部人也名斛勃世爲小可汗頡利敗諸部欲共君長之會薛延陀稱可汗乃往歸焉其爲人沈果有智數衆頗便附延陀畏逼將殺之乃率所部遯去騎數千尾追不勝竄金山之北三垂斗絕惟一百可容

唐傳一百四十一
車騎壤土夷博即據之勝兵二萬自稱乙注車鼻可汗距
長安萬里西葛邏祿北結骨皆并統之時時出掠延陀人
畜延陀後衰車鼻勢益張二十一年遣子沙鉢羅特勒獻
方物且請身入朝帝遣雲麾將軍安調遮右屯衛郎將韓
華往迎之至則車鼻偃然無入朝意華謀與葛邏祿共劫
之車鼻覺華與車鼻子陟苾特勒闔死調遮被殺帝怒遣
右驍衛郎將高侃發回紇僕骨兵其大會長歌邏祿
泥孰闕俟利發處木昆莫賀咄俟斤等以次降侃師攻阿
息山部落不肯戰車鼻攜愛妾從數百騎走追至金山獲
之獻京師高宗責曰頡利敗爾不輔無親也延陀破爾遜

亡不忠也而罪當死然朕見先帝所獲酋長必宥之今原
而死乃釋縛數俘社廟又見昭陵拜左武衛將軍賜居第
處其衆鬱督軍山詔建狼山都督府統之初其子羯漫陀
泣諫車鼻請歸國不聽乃遣子菴鑠入朝後來降拜左屯
衛將軍建新黎州使領其衆於是突厥盡爲封疆臣矣始
置單于都護府領狼山雲中桑乾三都督蘇農等六十四
州瀚海都護府領金微新黎等七都督仙萼賀蘭等八州
卽擢領酋爲都督刺史麟德初改燕然爲瀚海都護府領
回紇徙故瀚海都護府於古雲中城號雲中都護府磧以
北蕃州悉隸瀚海南隸雲中雲中者義成公主所居也頡

利滅李靖徙突厥羸破數百帳居之以阿史德爲之長衆稍盛卽建言願以諸王爲可汗遙統之帝曰今可汗古單于也乃改雲中府爲單于大都護府以殷王旭輪爲單于都護帝封禪都督葛邏祿叱利等三十餘人皆從至泰山下已封詔勒名於封禪碑云凡三十年北方無戎馬警調露初單于府大酋溫傳奉職二部反立阿史那泥孰匄爲可汗二十四州酋長皆叛應之乃以鴻臚卿單于大都護府長史蕭嗣業左領軍衛將軍苑大智右千牛衛將軍李景嘉討之恃勝不設備會雨雪士戰寒反爲虜襲大敗殺略萬餘人大智等收餘卒行且戰乃免於是嗣業流桂州

餘坐免官更拜禮部尚書裴行儉爲定州道行軍大總管率太僕少卿李思文營州都督周道務西軍程務挺東軍李文暕士無慮三十萬埔擊反者詔右金吾將軍曹懷舜屯井陘右武衛將軍崔獻屯絳龍門明年行儉戰黑山大破之其下斬泥孰匄以首降禽溫傳奉職以還餘衆保狼山始虜未叛鳴鷄羣飛入塞吏曰所謂突厥雀者南飛胡必至比春還悉墮靈夏間率無首泥孰果亡狼山衆掠雲州都督竇懷哲右領軍中郎將程務挺逐出之永隆中溫傳部又迎頡利族子伏念於夏州走度河立爲可汗諸部響應明年遂寇原慶二州復詔行儉爲大總管以右武衛

唐傳一百四十一
將軍曹懷舜幽州都督李文暕副之謀者給言伏念溫傳保黑沙飢甚可輕騎取也懷舜獨信之輕兵倍道至黑沙乃不見虜得薛延陀餘郡降之引還至長城遇溫傳與戰所殺相當行儉兵壁代之陁口縱反間故伏念溫傳相貳因遣兵擊伏念敗之伏念走與懷舜遇行且戰一日爲伏念所破棄軍奔雲中士爲虜所乘死不可筭皆南首什懷舜殺牲與伏念盟乃免伏念益北留輜重妻子保金山以輕騎將襲懷舜會行儉遣部將掩得其輜重比還無所歸乃北走保細沙行儉縱單于鎮兵躡之伏念意王師不能遠不設備及兵至惶駭不得戰遂遣使間道詣行儉執

溫傳降行儉虜之送京師斬東市未淳元年骨咄祿又反骨咄祿頡利族人也雲中都督舍利元英之部酋也襲吐屯伏念敗乃嘯亡散保總材山又治黑沙城有衆五千益九姓畜馬稍彊大乃自立爲可汗以弟默啜爲殺咄悉匄爲葉護時單于府檢校降戶部落阿史德元珍者爲長史王本立所囚會骨咄祿來寇元珍請諭還諸部贖罪許之至即降骨咄祿與爲謀遂以爲阿波達干悉屬以兵乃寇單于府北鄙遂攻并州殺嵐州刺史王德茂分掠定州北平刺史霍王元軌擊郤之又攻媯州圍單于都護府殺司馬張行師攻蔚州殺刺史李思儉執豐州都督崔知辯詔

右武衛將軍程務挺為單于道安撫大使備邊嗣聖垂拱
間連寇朔代掠吏士左玉鈐衛中郎將淳于處平為陽
曲道總管將擊賊總材山至忻州與賊遇麀戰不利死者
五千人更以天官尚書韋待價為燕然道大總管討之明
年入昌平右鷹揚衛大將軍黑齒常之擊卻之復入朔州
地常之與戰黃花堆虜敗追奔四十里遯過磧右監門衛
中郎將囊寶璧當追意虜即破欲幸取功乃募謀出塞二
千里間虜無備趨龍衣之將至漏言于軍虜得整衆出塞是
戰大敗寶璧跳還與半軍沒武后怒誅寶璧改骨咄祿曰不
卒祿俄而元珍改空八騎施戰死天授初骨咄祿死其子幼
不得立

默啜自立為可汗篡位數年始攻靈州多殺略士民武后
以薛懷義為朔方道行軍大總管內史李昭德為行軍長
史鳳閣鸞臺平章事蘇味道為司馬率朔方道總管契苾
可廌門道總管王孝傑威化道總管李多祚豐安道總管
陳令英瀚海道總管田揚名等凡十八將軍兵出塞雜華
蕃步騎擊之不見虜還俄詔孝傑為朔方道行軍總管備
邊契丹李盡忠等反默啜請擊賊自效詔可授左衛大將
軍歸國公以左豹韜衛將軍閻知微即部冊拜遷善可汗
默啜乃引兵擊契丹會盡忠死襲松漠部落盡得李萬榮

唐書傳二百四十五
三十三
妻子輜重酋長崩潰后美其功復詔知微持節冊默啜爲特進頡跌利施大單于立功報國可汗未及命俄攻靈勝二州縱殺略爲屯將所敗又遣使者謝請爲后子復言有女願女諸王且求六州降戶初突厥內屬者分處豐勝靈夏朔代間謂之河曲六州降人默啜又請粟田種十萬斛農器三千具鐵數萬斤后不許宰相李嶠亦言不可默啜怨爲慢言執使者司賓卿田歸道於是納言姚璿等建請與之乃歸粟器降人數千帳繇是突厥遂彊詔淮陽王武延秀聘其女爲妃詔知微攝奏官尚書與司賓卿楊鸞莊持節護送默啜猥曰我以女嫁倍天子子今乃后家子乎

且我世附唐今聞其子孫獨二人在我當立之即囚延秀等妄號知微爲可汗自將十萬騎南向擊靜難平狄清夷等軍靜難軍使慕容玄崩以兵五千降虜人圍媯澶后詔司屬卿武重規爲天兵中道大總管右武威衛將軍沙吒忠義爲天兵西道總管幽州都督張仁亶爲天兵東道總管兵凡三十萬擊之右羽林大將軍閻敬容李多祚爲天兵西道後軍總管兵亦十五萬默啜破蔚州飛狐進殘定州殺刺史孫彥高焚廬舍鄉聚爲空后怒下詔購斬默啜者王之更號曰斬啜虜圍趙州長史唐波若應之入殺刺史高叡進攻相州詔沙吒忠義爲河北道前軍總管李多祚

爲後軍總管將軍岨夷公福富順爲奇兵總管擊虜時中宗還自房陵爲皇太子拜行軍大元帥以納言狄仁傑爲副文昌右丞宋玄爽爲長史左肅政臺御史中丞霍獻可爲司馬右肅政臺御史中丞吉頊爲監軍使將軍扶餘文宣等六人爲子總管未行默啜聞之取趙定所掠男女八九萬悉阮之出五回道去所過人畜金幣子女盡剽有之諸將皆顧望不敢戰獨狄仁傑以兵追之不及默啜負勝輕中國有驕志大抵兵與頡利時略等地縱廣萬里諸蕃悉往聽命復立咄悉匐爲左察骨咄祿子默矩爲右察皆統兵一萬子匐俱爲小可汗位兩察上典處木昆等十姓

兵四萬號拓西可汗歲入邊戍兵不得休乃高選魏元忠檢校并州長史爲天兵軍大總管婁師德副之按屯以待又徙元忠靈武道行軍大總管備虜默啜剽隴右牧馬萬匹去俄復盜邊詔安北大都護相王爲天兵道大元帥率并州長史武攸宐夏州都督薛訥與元忠擊虜兵未出默啜去明年寇鹽夏掠羊馬十萬攻石嶺遂圍并州以雍州長史薛季昶爲持節山東防禦大使節度滄瀛幽易恒定媯檀平等九州之軍以瀛州都督張仁亶統諸州及清夷障塞軍之兵與季昶犄角又以相王爲安北道行軍元帥監諸將王留不行虜入代忻仍殺略長安三年遣使者莫

賀達干請進女女皇太子子后使平恩郡王重俊義興郡王重明盛服立諸朝默啜更遣大酋移力貪汗獻馬千匹謝許婚后渥禮其使中宗始即位入攻鳴沙於是靈武軍天總管沙吒忠義與戰不勝死者幾萬人虜遂入原會多取牧馬帝詔絕昏購斬默啜者王以國官諸衛大將軍默啜殺我行人鴻臚卿臧思言詔左屯衛大將軍張仁亶爲朔方道大總管屯邊明年始築三受降城於河外障絕寇路久之以唐休璟代屯睿宗初立又請和親詔取宋王成器女爲金山公主下嫁會左羽林大將軍孫佺等與奚戰冷陁爲奚所執獻諸默啜默啜殺之更以刑部尚書郭元

振代休璟玄宗立絕和親默啜乃遣子楊我文特勒入宿衛固求昏以蜀王女南河縣主妻之下書諭尉可汗明年使子移涅可汗引同俄特勒火拔頡利發石失畢精騎攻北廷都護郭虔瓘擊之斬同俄城下虜奔解火拔不敢歸攜妻子來奔拜左武衛大將軍燕山郡王號其妻爲金山公主賜資優縉楊我文死詔宗親三等以上弔其家是時突厥再上書求昏帝未報初景雲中默啜西滅娑葛達役屬契丹奚因虐用其下既年老愈昏暴部落怨呼十姓在五咄陸右五弩失畢俟斤皆請降葛邏祿胡屋鼠尼施三姓大漠都督特進朱斯陰山都督謀落訶雞玄池都督賜

實力胡鼻率衆內附詔處其衆於金山以右羽林軍大將軍薛訥爲涼州鎮軍大總管節度赤水建康河源等軍屯涼州以都督楊執一副之右衛大將軍郭虔瓘爲朔州鎮軍大總管節度和戎大武并州之北等軍屯并州以長史王峻副之撫新附檢鈔暴默啜屢擊葛邏祿等詔在所都護總管倚角應援虜勢浸削其婿高麗莫離支高文簡與跌跌都督思太吐谷渾大酋慕容道奴郁射施大酋鶻屈頡斤悉悉頡力高麗大酋高拱毅合萬餘帳相踵款邊詔內之河南引拜文簡左衛大將軍遼西郡王思太特進右衛大將軍兼跌跌都督樓煩郡公道奴左武衛將軍兼刺史雲中郡公鶻屈頡斤左驍衛將軍兼刺史陰山郡公悉悉頡力左武衛將軍兼刺史鴈門郡公拱毅左領軍衛將軍兼刺史平城郡公將軍皆負外置賜各有差默啜討九姓戰磧北九姓潰人畜皆死思結等部來降帝悉官之拜薛訥朔方道行軍大總管太僕卿呂延祚靈州刺史杜賓客佐之備邊詔金山大漠陰山玄池都督等共圖取默啜班賞格賜物諭之默啜又討九姓拔野古戰獨樂河拔野古大敗默啜輕歸不爲備道大林中拔曳固殘衆突出擊默啜斬之乃與入蕃使郝靈仙傳首京師骨咄祿子闕特勤合故部攻殺小可汗及宗族略盡立其兄默棘連是爲

毗伽可汗

突厥列傳第一百四十一上

突厥列傳第一百四十下

唐書二百一十五下

宋

祁

奉

敕

撰

毗伽可汗默棘連本謂小殺者性仁友自以立非已功讓於闕特勒不敢受遂嗣位實開元四年以特勒為左賢王專制其兵初默啜死闕特勒盡殺其用事臣惟曷欲谷者以女婆匄為默棘連可敦獨免廢歸其部後突騎施蘇祿自為可汗突厥部種多貳默棘連乃召曷欲谷與謀國年七十餘眾尊畏之俄而蹀躞思太等自河曲歸之始降戶之南也單于副都護張知運盡斂其兵戎人怨怒及妻晦為巡邊使遮訴禁弓矢無以射獵為生晦悉還之乃

共擊張知運禽之將送突厥朔方行軍總管薛訥將軍郭知運追之衆潰釋知運去思太等分爲二隊北走王峻又破其左隊默棘連既得降胡欲南盜塞噉欲谷曰不可天子英武人和歲豐未有間且我兵新集不可動也默棘連又欲城所都起佛老廟噉欲谷曰突厥衆不敵唐百分一所能與抗者隨水草射獵居處無常習於武事疆則進取弱則遁伏唐兵雖多無所用也其城而居戰一敗必爲彼禽且佛老教人仁弱非武疆術默棘連當其策即遣使者請和帝以不情答而不許俄下詔伐之乃以拔悉蜜右驍衛大將軍金山道總管處木昆執米噉堅昆都督右武衛

大將軍骨篤祿毗伽可汗契丹都督李失活奚都督李大酺突厥默啜子左賢王墨特勒左威衛將軍右賢王阿史那毗伽特勒燕山郡王火拔石失畢等蕃漢士悉發凡三十萬以御史大夫朔方道大總管王峻統之期八年秋並集稽落水上使拔悉蜜奚契丹分道掩其牙捕默棘連默棘連大恐噉欲谷曰拔悉蜜在北廷與二蕃相距遠必不合峻與張嘉貞有隙必相執異亦必不能來即皆能來我當前三日悉衆北徙彼糧竭自去拔悉蜜輕而好利當先至擊之可取也俄而拔悉蜜果引衆逼突厥牙知峻等不至乃引卻突厥欲擊之噉欲谷曰兵千里遠出土殊死鬪

鋒不可當也不如躡之邀近而取之距北廷二百里乃分兵由它道襲拔其城即急擊拔悉蜜衆走趨北廷無所歸悉禽之還出赤亭掠涼州都督楊敬述使官屬盧公利元澄等勒兵討捕噉欲谷曰敬述若城守當與和如兵出吾且決戰必有功澄令于軍曰羸臂持滿外注會大寒裂膚士手不能張弓矢由是大敗元澄走敬述坐以白衣檢校涼州事突厥遂大振盡有默啜餘衆明年固乞和請父事天子許之又連歲遣使獻方物求婚是時天子東巡泰山中書令張說謀益屯以備突厥兵部郎中裴光廷曰封禪以告成功若復調發不可謂成功者說曰突厥雖請和難

以信結也且其可汗仁而愛人下爲之用闕特勒善戰噉欲谷沈雄愈老而智李靖世勳流也三虜方協知我舉國東巡有如乘間何以禦之光廷即請以使召其大臣入衛乃遣鴻臚卿袁振往諭帝意默棘連置酒與可敦闕特勒噉欲谷坐帳中謂振曰吐蕃大出也唐與爲婚奚契丹我奴而役也亦尚主獨突厥前後請不許云何振曰可汗天子子也子而婚可乎默棘連曰不然二蕃皆賜姓而得尚主何不可云且公主亦非帝女我不敢有所擇但屢請不得爲諸國笑振許爲請默棘連遣大臣阿史德頡利發入獻遂從封禪有詔四夷諸酋皆入仗佩弓矢會苑起帝馬

前帝一發薨之頡利發奉免頓首賀曰陛下神武超絕若
天上則臣不知人間無有也詔問飢欲食乎對曰仰觀弧
矢之威使十日不食猶為飽因令仗內馳射扈封畢厚宴
賜遣之然卒不許和親自是比年遣大臣入朝吐蕃以書
約與連和鈔邊默棘連不敢從封上其書天子嘉之引使
者梅錄啜宴紫宸殿詔朔方西受降城許互市歲賜帛數
十萬十九年闕特勒死使金吾將軍張去逸都官郎中呂
向奉璽詔弔祭帝為刻辭于碑仍立廟像四垣圖戰陣狀
詔高手工六人往繪寫精肖其國以為未嘗有默棘連視
之必悲梗默棘連請婚既勒帝許可於是遣哥解果必來

謝請婚期俄為梅錄啜所毒忍死殺梅錄啜夷其種乃卒
帝為發哀詔宗正卿李佺弔祭因立廟詔史官李融文其
碑國人共立其子為伊然可汗伊然可汗立八年卒凡遣
使三入朝其弟嗣立是為苾伽骨咄祿可汗使右金吾衛
將軍李質持冊為登利可汗明年遣使伊難如朝正月獻
方物曰禮天可汗如禮天今新歲獻月願以萬壽獻天子
云可汗幼其母婆匐與小臣飫斯達干亂遂預政諸部不
協登利從父分掌東西兵號左右殺士之精勁皆屬可汗
與母誘斬西殺奪其兵左殺懼即攻登利可汗殺之左殺
者判闕特勒也遂立毗伽可汗子俄為骨咄葉護所殺立

其弟旋又殺之葉護乃自爲可汗天寶初其大部回紇葛邏祿拔悉蜜竝起攻葉護殺之尊拔悉蜜之長爲頡跌伊施可汗於是回紇葛邏祿自爲左右葉護亦遣使者來告國人奉判闕特勒子爲烏蘇米施可汗以其子葛臘哆爲西殺帝使使者諭令內附烏蘇不聽其下不與拔悉蜜等三部共攻烏蘇米施米施遁亡其西葉護阿布思及葛臘哆率五千帳降以葛臘哆爲懷恩王三載拔悉蜜等殺烏蘇米施傳首京師獻太廟其弟白眉特勒鶻隴匭立是爲白眉可汗於是突厥大亂國人推拔悉蜜曾爲可汗詔朔方節度使王忠嗣以兵乘其亂抵薩河內山擊其左阿波

達干十一部破之獨其右未下而回紇葛邏祿殺拔悉蜜可汗奉回紇骨力裴羅定其國是爲骨咄祿毗伽闕可汗明年殺白眉可汗傳首獻毗伽可汗妻骨咄祿婆匭可敦率衆自歸天子御花萼樓宴羣臣賦詩美其事封可敦爲賓國夫人歲給粉直二十萬始突厥國於後魏大統時至是滅後或朝貢皆舊部九姓云其地盡入回紇始其族分國於西者曰西突厥

西突厥其先訥都陸之孫吐務號大葉護長子曰土門伊利可汗次子曰室點蜜亦曰瑟帝米瑟帝米之子曰達頭可汗亦曰步迦可汗始與東突厥分烏孫故地有之東卽

突厥西雷翥海南疏勒北瀚海直京師北七千里由焉耆西北七日行得南廷北八日行得北廷與都陸努失畢歌邏祿處月處蜜伊吾諸種雜其風俗大抵突厥也言語少異初東突厥木杆可汗死舍其子大邏便而立弟佗鉢可汗佗鉢死先令戒其子菴羅必立大邏便國人以其母賤不肯立而卒立菴羅菴羅後以讓木杆兄子攝圖是爲沙鉢略可汗而大邏便別爲阿波可汗自臣所部沙鉢略襲擊之殺其母阿波西走達頭當是時達頭爲西面可汗卽授阿波兵十萬使與東突厥戰而阿波竟爲沙鉢略所禽及啓民可汗時達頭可汗遂以兵相加而隋常助啓民故

達頭敗奔吐谷渾始阿波旣禽國人立鞅素特勒子是爲泥利可汗達頭之奔泥利亦敗及死其子達漫立是爲泥擧處羅可汗政苛察多忌大業中從煬帝征高麗賜號曷薩那可汗妻以宗女留其弟闕達度設畜牧於會寧郡卽自稱闕可汗江都亂曷薩那從宇文化及至黎陽遁歸長安高祖降榻與共坐封歸義王以大珠獻帝帝不受曰朕所重者王之赤心是無用也闕可汗有馬三千武德元年內屬賜號吐烏過拔闕可汗與李軌連和隋西戎使者曹瓊據甘州誘之俄與瓊合共擊軌兵不勝走達斗拔谷與吐谷渾相輔車爲軌所滅初曷薩那朝隋國人皆不欲旣

被留不遣乃共立達頭孫號射匱可汗建廷龜茲北之三
彌山玉門以西諸國多役屬與東突厥亢射匱死其弟統
葉護嗣是爲統葉護可汗○統葉護可汗勇而有謀戰輒
勝因并鐵勒下波斯罽賓控弦數十萬徙廷石國北之千
泉遂霸西域諸國悉授以頡利發而命一吐屯監統以督
賦入明年射匱使使來以曷薩那有世憾請殺之帝不許
羣臣曰存一人失一國後且爲患秦王曰不然人來歸我
我殺之不祥帝又不聽宴禁中酒酣至中書省縱使者戕
之不宣也射匱亦連年係貢條支巨卯師子革等帝厚申
撫結約與并力討東突厥統葉護可汗請期頡利大懼乃

與和約毋相伐也統葉護可汗來請昏帝與羣臣謀西突
厥去我遠緩急不可杖可與昏乎封德彝曰計今之便莫
若遠交而近攻請聽昏以怖北狄待我既定而後圖之帝
乃許昏詔高平王道立至其國統葉護可汗喜遣真珠統
俟斤與道立還獻萬鈞寶鈿金帶馬五千匹以藉約會東
突厥歲犯邊西道梗澁又頡利遣謂曰若迎唐公主必假
我道我且留之統葉護可汗病之未克昏方負其強不以
恩結下衆怨多叛去其諸父莫實咄殺之帝欲齎玉帛焚
祭其國會亂不果至莫賀咄立是爲屈利俟毗可汗遣使
者來獻俟毗可汗初分統突厥爲小可汗旣稱大可汗國

人不附弩失畢部自推泥孰莫賀設爲可汗泥孰辭不受
會統葉護可汗子啞力特勒避莫賀咄亂亡在康居泥孰
迎立之爲乙毗鉢羅肆葉護可汗與俟毗可汗分王其國
擊聞不解各遣使朝獻太宗追憐曷薩那死非罪爲贈上
柱國具禮以葬貞觀四年俟毗可汗請昏不許詔曰突厥
方亂君臣未定何遠昏爲各敕其部毋相侵由是西域諸
國悉叛之國大虛耗衆悉附肆葉護可汗雖俟毗之部亦
稍稍去共以兵擊俟毗俟毗走保金山爲泥孰所殺奉肆
葉護爲大可汗肆葉護已立即北討鐵勒薛延陀爲延陀
所敗性情懷狹於統下小可汗乙刺者於國最有功肆葉

護聽讒種夷之衆皆沮駭又忌泥孰陰圖殺之泥孰亡入
焉耆未幾沒卑達干與弩失畢部諸豪謀執廢肆葉護葉
護輕騎走康居焉耆死國人迎泥孰於焉耆置之是爲咄陸
可汗可汗父莫賀設本隸統葉護者武德時來朝太宗與
之盟約爲昆弟死而泥孰代之或曰伽那設旣立遣使詣
闕不敢當可汗號帝詔瀉臚少卿劉善因持節冊號吞阿
婁拔利邲咄陸可汗賜鼓纛段綵巨萬泥孰遣使謝它曰
太上皇宴使者兩儀殿請長孫無忌曰今蠻夷率服古亦
有乎無忌上千萬歲壽太上皇喜以酒屬帝帝頓首謝亦
奉觴上太上皇壽咄陸可汗死弟同俄設立是爲沙鉢羅

唃利失可汗歲三遣使奉方物遂請昏帝慰而不俞可汗分其國為十部部以一八統之入授一箭號十設亦曰十箭為左右左五咄陸部直五大啜居碎葉東右五弩失畢部置五大俟斤居碎葉西其下稱一箭曰一部落號十姓部落云然不為衆悅賴其部統吐屯以兵襲之唃利失率左右戰統吐屯不勝去唃利失與其弟步利設奔焉耆阿悉吉闕俟斤與統吐屯召國人謀立欲谷設為大可汗以唃利失為小可汗會統吐屯被殺欲谷設又為其俟斤所破唃利失乃復得故地後西部卒自立欲谷設為乙毗咄陸可汗而與唃利失交戰殺傷不可計乃因伊列河約諸

部河以西受令於咄陸其東唃利失主之自是西突厥又分二國矣咄陸可汗建廷鏃曷山西謂之北廷駁馬結骨諸國悉附臣之陰與唃利失部吐屯俟列發以兵攻唃利失唃利失援窮奔拔汗那而死國人立其子是為乙屈利失乙毗可汗踰年死焉失畢大酋迎伽那設之子畢賀咄葉護立之是為乙毗沙鉢羅葉護可汗太宗詔左領軍將軍張大師持節冊命初鼓肅建廷雖合水北謂之南建東薄伊列河龜茲鄯善三末吐火羅焉耆石史何穆康等國皆隸屬是時咄陸兵浸盛與沙鉢羅葉護數交戰會二可汗使者皆來帝敕以穀睦令各罷兵咄陸不肯聽遣石國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吐屯攻葉護可汗殺之并其國弩失畢不服叛去咄陸又
擊吐火羅取之乃入西州安西都護郭孝恪以輕騎二
千自烏骨徂擊敗之咄陸以處月處蜜兵圍公而不克孝
恪追北拔處月俟斤之城抵遏索山斬千餘級降處蜜部
而歸咄陸可汗性狠傲留使者元孝友等不遣妄曰我聞
唐天子才武我今討康居爾視我與天子等否遂與共攻
康居道米國即襲破之係虜其人取貨口不以與下其將
泥孰啜怒奪取之咄陸斬以徇泥孰啜之將胡祿屋舉兵
襲咄陸可汗多殺士二國大亂將歸保吐火羅大臣勸其返
國不從率衆去度葉水及石國左右亡去略盡乃保可賀

敦城自輕出招叛亡阿悉吉闕俟斤逆擊之咄陸敗襲取
白水胡城以居弩失畢不欲咄陸為可汗遣使者至闕下
請所立帝遣通事舍人温無隱持璽詔與國大臣擇突厥
可汗子孫賢者授之乃立乙屈利失乙毗可汗之子是為
乙毗射匱可汗○乙毗射匱既立改館使者悉還之長安使
弩失畢將兵攻白水胡城咄陸勒兵自城出鳴鼓角薄闕
弩失畢不能軍殺獲甚多咄陸因其勝招徠舊部皆曰戰
千人存一人我猶不從也咄陸自知衆怨乃走吐火羅乙
毗射匱遣使貢方物且請昏帝令割龜茲于闐疏勒朱俱
波葱嶺五國為聘禮不克氏於是阿史那賀魯反盡得可

汗部落

賀魯者室點蜜可汗五世孫曳步利設射匱特勒劫越子也始阿史那步真來歸國咄陸可汗以賀魯為葉護代步真居多羅斯川直西州北千五百里統處月處蜜姑蘇歌邏祿弩失畢五姓之衆咄陸之走吐火羅也乙毗射匱以兵追逐賀魯無常房部多散亡有執舍地處木昆婆鼻三種者以賀魯無罪往請可汗可汗怒欲誅執舍地等三種乃舉所部數千帳與賀魯皆內屬帝優撫之會討龜茲請先馳為鄉導詔授崑丘道行軍總管宴嘉壽殿厚賜予解衣衣之擢累左驍衛將軍瑤池都督處其部於廷州莫賀

城密招攜散廬幕益衆方帝崩即謀取西廷二州刺史駱弘義以聞高宗遣通事舍人喬寶明馳撫因令賀魯遣子啞運入宿衛啞運中悔劫於勢不得去拜右驍衛中郎將帝遣還啞運即勸賀魯引而西取咄陸可汗故地建牙於千泉自號沙鉢羅可汗遂統咄陸弩失畢十姓咄陸有五啞曰處木昆律啞胡祿屋闕啞攝舍提噉啞突騎施賀邏施啞鼠尼施處半啞弩失畢有五侯斤曰阿悉結闕侯斤哥舒闕侯斤校寒幹噉沙鉢侯斤阿悉結泥孰侯斤哥舒處半侯斤而胡祿啞闕賀魯婿也阿悉結闕侯斤最盛強勝兵至數十萬以啞運為莫賀咄葉護遂寇廷州敗數縣

殺掠數千人去詔左武衛大將軍梁建方右驍衛大將軍
契苾何力爲弓月道行軍總管右驍衛將軍高德逸右武
衛將軍薩孤吳仁副之發府兵三萬合回紇騎五萬擊之
駱弘義獻計曰安中國以信馭夷狄以權理有變通也賀
魯保一城方寒積雪謂唐兵必不來空乘此一舉滅之遷
延及春且生變縱不率連諸國必遠迹遁去且兵本誅賀
魯而虜蜜處木昆等亦冬欲自免若留不進彼與賀魯復
合矣今雖嚴冬風勁兵苦鞍墮又不可久留費邊糧使賊
得堅黨附賒死期也請寬處月處蜜等罪專誅賀魯除禍
務本不可先治枝葉也願發射脍處月處蜜契苾等兵齋

一月食急趨之大軍住憑洛水上爲之景助此驅戎狄攻
豺狼也且戎人藉唐兵爲羽翼今胡騎出前唐兵躡後賀
魯窮矣天子然其奏詔弘義佐建方等經略之處月朱邪
孤注者引兵附賊據牢山建方等攻之衆潰追行五百里
斬孤注上首九千級虜其帥六十不如弘義所計永徽四
年罷瑤池都督府卽處月置金滿州又遣左屯衛大將軍
程知節爲葱山道行軍大總管率諸將進討是歲吐陸可
汗死其子真珠葉護請討賀魯自效爲賀魯所拒不得前
明年知節擊歌邏祿處月斬千級收馬萬計副將周智度
擊處木昆城拔之斬馘二萬前軍蘇定方擊賀魯別帳鼠

尼施于鷹娑川斬首虜獲馬甚衆賊棄鎧仗彌野會副總
管王文度不肯戰降怛篤城取其財屠之知節不能制顯
慶初擢定方伊麗道行軍大總管率燕然都護任雅相副
都護蕭嗣業左驍衛大將軍瀚海都督回紇婆闍等窮討
詔右屯衛大將軍阿史那彌射左屯衛大將軍阿史那步
真爲流沙道安撫大使分出金山道俟斤嫩獨祿等萬餘
帳迎降定方以精騎至曳咥河西擊處木昆破之賀魯舉
十姓兵十萬人來拒定方以萬人當之虜兒兵少以騎繞
唐軍定方令步卒據原攢稍外注自以騎陳於北賀魯先
擊原上軍三犯軍不動定方縱騎乘之虜大潰追奔數十

里俘斬二萬人殺其大酋都搭達于等二百人明日躡北
五弩矢畢皆降五咄陸聞賀魯敗趨南道降步真定方命
嗣業婆闍趨邪羅斯川追虜任雅相提降兵踵後會大雪
軍中請湏霽定方曰今雲晦風測虜謂我不能師掩其不
虞可也緩則遠矣省日兼功上策也於是晝夜進收所過
人畜至雙河與彌射步真會軍飽氣張距賀魯牙二百里
陳而行抵金牙山賀魯衆適獵定方兵縱破其牙俘數萬
人獲鼓燾器械賀魯跳度伊麗水嗣業次千泉彌射至伊
麗處月處蜜諸部皆下次雙河賀魯先以步矢達于據柵
戰彌射攻之潰定方追賀魯至碎葉水盡奪其衆賀魯啞

運將奔鼠耨設至石國蘇咄城馬不進衆飢齎寶入城且
市馬城主伊涇達于迎之既入拘送石國會彌射于元爽
與嗣業兵至取之乃悉散諸部兵開道置驛收露齒問人
疾苦賀魯所掠悉還之民西域平賀魯謂嗣業曰我亡虜
也先帝厚我我則背之今大降怒罰尚何道且聞漢法殺
人必都市我願就死昭陵謝罪於先帝也帝曰先帝賜賀
魯二千帳王之今罪人既得獻昭陵其可乎許敬宗曰古
者軍凱還則飲至于廟若諸侯獻馘天子未聞獻于陵然
陛下奉園寢與宗廟等可行不疑於是執而獻昭陵赦不
誅賀魯已滅裂其地爲州縣以處諸部木昆部爲匍廷都

督府突騎施索葛莫賀部爲嗚鹿都督府突騎施阿利施部
爲絜山都督府胡祿屋闕部爲鹽泊都督府攝舍提墩部爲
雙河都督府鼠尼施處半部爲鷹娑都督府又置崑陵濛池
二都護府以統之其所役屬諸國皆置州西盡波斯並隸安
西都護府以阿史那彌射爲興昔亡可汗兼驃騎大將軍崑
陵都護領五咄陸部阿史那步真爲繼往絕可汗兼驃騎大
將軍濛池都護領五弩失畢部各賜帛十萬以光祿卿盧承
慶持冊命之賀魯死詔葬頡利家旁紀其槩於石
阿史那彌射亦室點蜜可汗五世孫世爲莫賀咄葉護貞
觀中遣使者持節立彌射爲奚利邲咄陸可汗賜鼓纛族

兄步真謀殺彌射欲自立彌射不能國即舉所部處月處
蜜等入朝拜右監門衛大將軍而步真遂自爲吐陸葉護
衆不厭去之亦與族人來朝拜左屯衛大將軍彌射從帝
征高麗有功封平襄縣伯遷右武衛大將軍及平賀魯乃
與步真皆爲可汗得補所部刺史以下是歲彌射擊真珠
葉護於雙河斬之殺闕啜二人彌射步真無綏御材下多
怨於是思結都曼率䟽勒朱俱波喝槃陀三國叛擊破于
闐詔左驍衛大將軍蘇定方討之都曼兵保馬頭川五年
定方傳其城擊降之龍朔二年彌射步真以兵從颶海道
總管蘇海政討龜茲步真怨彌射且欲并其部乃誣以謀

反海政不能察卽集軍吏計議先發誅之因稱詔發所齎
賜可汗首領彌射以麾下至悉收斬之其部鼠尼施拔塞
幹叛走海政追平之步真死乾封時咸亨二年以西突厥
部酋阿史那都支爲左驍衛大將軍兼匭延都督以安輯
其衆儀鳳中都支自號十姓可汗與吐蕃連和寇安西詔
吏部侍郎裴行儉討之行儉請毋發兵可以計取卽詔行
儉冊送波斯王子并安撫大食若道兩蕃者都支果不疑
率子弟上謁遂禽之召執諸部渠長降別帥李遮匐以歸
記壽元年也西姓自是益衰其後二部人日離散遂擢彌
射子元慶爲左玉鈐衛將軍步真子步利設斛瑟羅爲右

唐書列傳一百四十一
王鈇衛將軍盡襲父所領及可汗號元慶累拜鎮國大將軍行左威衛大將軍武后擅命率諸蕃長請賜睿宗氏曰武更號斛瑟羅曰竭忠事主可汗長壽中元慶坐謁皇嗣爲來俊臣所誣要斬流其子獻于振州其明年西突厥部立阿史那倭子爲可汗與吐蕃寇武威道大總管王孝傑與戰冷泉大領谷破之碎葉鎮守使韓思忠又破泥孰俟斤及突厥施質汗胡祿等因拔吐蕃泥孰沒斯城聖曆二年以斛瑟羅爲左衛大將軍兼平西軍大總管令撫鎮國人是時烏質勒兵張甚斛瑟羅不敢歸與其部人六七萬內遷死長安擢子懷道爲右武衛將軍長安中以阿史那

獻爲右驍衛大將軍襲興昔亡可汗安撫招慰十姓大使此廷大都護四年以懷道爲十姓可汗兼濛池都護未幾擢獻磧西節度使十姓部落都擔叛獻擊斬之傳首闕下收碎葉以西帳落三萬內屬璽書嘉慰葛邏祿胡屋鼠尼施三姓已內屬爲默啜侵掠以獻爲定遠道大總管與壯廷都護湯嘉惠等犄角於是突騎施陰幸邊隙故獻乞益師身入朝玄宗不許詔左武衛中郎將王惠持節安慰方冊拜突騎施都督車臯施啜蘇祿爲順國公而突騎施已圍撥換大石城將取四鎮會嘉惠拜安西副大都護卽發三姓葛邏祿兵與獻共擊之帝將詔王惠與相經略宰相

臣璟臣頊曰突騎施叛葛邏祿攻之此夷狄自相殘非朝廷出也大者傷小者滅皆我之利方王惠往撫尉不可參以兵事乃止獻終以娑葛彊狠不能制亦歸死長安突騎施吐火仙之敗始以懷道子昕爲十姓可汗開府儀同三司濛池都護冊其妻涼國夫人李爲交河公主遣兵護送昕至碎葉西俱蘭城爲突騎施莫賀達子所殺交河公主與其子忠孝亡歸授左領軍衛員外將軍西突厥遂亡突騎施烏質勒西突厥別部也自賀魯破滅二部可汗皆先入侍虜無的君烏質勒隸斛瑟羅爲莫賀達干斛瑟羅政殘衆不悅而烏質勒能撫下有威信諸胡順附帳落寢

盛乃置二十都督督兵各七千屯碎葉西北稍攻得碎葉即徙其牙居之謂碎葉川爲大牙弓月城伊麗水爲小牙其地東隣北突厥西諸胡東直西延州盡升斛瑟羅地聖曆二年遣子遮弩來朝武后厚加慰撫神龍中封懷德郡王是歲烏質勒死其子啞鹿州都督娑葛爲左驍衛大將軍襲封爵是時勝兵三十萬詔十姓可汗阿史那懷道持節冊命賜官人四景龍中遣使者入謝中宗爲御前殿引萬騎羽林二仗引見勞歸俄與其將闕啜忠節交怨兵相加暴娑葛訟忠節罪請內之京師忠節以千金賂宰相宗楚客等願無入朝請導吐蕃擊娑葛以殺楚客方專國即

唐史傳二百四十一
十七
以御史中丞爲嘉賓持節經制嘉賓與忠節書疏及復婆
葛邏得之遂殺嘉賓使弟遮弩率兵盜塞安西都護牛師
獎與戰火燒城師獎敗死之表索楚客頭以徇大都護郭
振表娑葛狀直當見赦詔許西土遂定旣而與遮弩分治
其部遮弩恨衆少叛歸默啜請爲鄉導反攻其兄默啜留
遮弩自以兵二萬擊娑葛禽之默啜歸語遮弩曰汝兄弟
不相協能盡心事我乎兩殺之

突騎施別種車鼻施啜蘇祿者裒拾餘衆自爲可汗蘇祿
善撫循其下部種稍合衆至三十萬於是復雄西域開元
五年始來朝授右武衛大將軍突騎施都督却所獻不受
以武衛中郎將王惠持節拜蘇祿左羽林大將軍順國公
賜錦袍鈿帶魚袋七事爲金方道經略大使然詭猾不純
臣于唐天子羈係之進號忠順可汗其後閱一二歲使者
納誓帝以阿史那懷道女爲交河公主妻之是歲突騎施
嚮馬於安西使者致公主教於都護杜暹暹怒曰阿史那
女敢宣教邪答其使不報蘇祿怒陰結吐蕃舉兵掠西鎮
圍安西城暹方入當國而趙頤貞代爲都護乘城久之出
戰又敗蘇祿略人畜發困賄徐閏暹已宰相乃引去即遣
首領葉支阿布思來朝玄宗召見饗之會東突厥使者亦
來與爭長曰突騎施國小且突厥臣不宜居上蘇祿使者

曰宴乃爲我不可下遂設東西幄而蘇祿使者西席乃克
宴始蘇祿愛治其人性勤約每戰有所得盡以予下故諸
族附悅之爲盡力又交通吐蕃突厥二國皆以女妻之遂
立二國女並爲可敦以數子爲葉護費日廣而無素儲晚
年愁窶不聊故鹵獲稍留不分下始貳矣又病風一支孿
不事事於是大首領莫賀達干都摩支二部方盛而種人
自謂沙葛後者爲黃姓蘇祿部爲黑姓更相猜讎俄而莫
賀達干都摩支夜攻蘇祿殺之都摩支又背達干立蘇祿
子吐火仙骨啜爲可汗居碎葉城引黑姓可汗尒微特勒
保怛羅斯城共擊達干帝使磧西節度使蓋嘉運和撫突
厥施拔汗那西方諸國莫賀達干與嘉運率石王莫賀咄
吐屯史王斯謹提共擊蘇祿子破之碎葉城吐火仙棄旗
走禽之并其弟葉護頓阿波疏勒鎮守使夫蒙靈察挾銳
兵與拔汗那王掩怛羅斯城斬黑姓可汗與其弟撥斯八
曳建城收交河公主及蘇祿可敦爾微可敦而還又料西
國散亡數萬人悉與拔汗那王諸國皆降處木昆匐延闕
律啜等諸部皆上書謝曰生於荒裔國亂王薨更相攻屠
賴天子遣嘉運將兵誅暴戾願得稽首聖顏以部落附
安西未爲外臣許之明年擢闕律啜爲右驍衛大將軍冊
石王爲順義王加拜史王爲特進顯疇其功嘉運俘吐火

仙骨愛獻太廟天子赦以為左金吾衛員外大將軍脩義
王頡阿波為右武衛員外將軍以阿史那懷道子昕為十
姓可汗領突騎施所部莫賀達干怒曰平蘇祿我功也今
立昕謂何即誘諸部落叛詔嘉暹招諭乃率妻子及蘇祿官首
領降遂命統其眾後數年復以昕為可汗遣兵護送昕至
但闌城為莫賀咄所殺莫賀咄自為可汗安西節度使夫
蒙靈察誅斬之以大蘇祿官都摩支闕頡斤為三姓葉護天
寶元年突騎施部更以黑姓伊里底蜜施骨咄祿毗伽為
可汗數通使貢十二載黑姓部立登里伊羅蜜施為可汗
亦賜詔冊至德後突騎施衰黃黑姓皆立可汗相攻中國
方多故不暇治也乾元中黑姓可汗阿多裴羅猶能遣使
者入朝大曆後葛邏祿盛徙居碎葉川二姓微至臣役於
葛祿斛瑟羅餘部附回鶻及其破滅有特戾勒居焉者城
稱葉護餘部保金莎領眾至二十萬

贊曰隋李世虛內以攻外生者罷道路死者暴原野天下
盜賊共攻而亡之當此時四夷侵中國微而突厥最彊控
弦者號百萬華人之失職不逞皆往從之其謀導之
入邊故諷利自以為彊太古無有也高祖初即位與和因
數出軍助討賊故詭臣之贈予不可計虜見利而動又與

賊連和殺掠吏民於是掃國入寇薄渭橋騎搃蒙京師太宗身勦兵顯責而陰問之戎始內阻不三年縛頡利獻北闕下霆掃風除其國遂寢自詩書以來伐暴取亂蔑如帝神且速也秦漢比之陋矣然帝數暴師不告勞料敵無道情善任將必其功蓋黃帝之兵也而突厥乃以失德抗有道寢衰當始興雖運之盛衰屬于天而其亡信有由矣

突厥列傳第一百四十下

吐蕃列傳第一百四十上

唐書二百一十六上

宋祁奉敕撰

吐蕃本西羌屬蓋百有五十種散處河湟江岷間有發羌唐旄等然未始與中國通居析支水西祖曰鶻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并諸羌據其地蕃發聲近故其子孫曰吐蕃而姓勃罕野或曰南涼禿髮利鹿孤之後二子曰樊尼曰僂檀僂檀嗣為乞佛熾盤所滅樊尼挈殘部臣沮渠蒙遜以為臨松太守蒙遜滅樊尼率兵西濟河逾積石遂撫有羣羗云其俗謂彊雄曰贊丈夫曰普故號君長曰贊普贊普妻曰末蒙其官有大相曰論漼副相曰論漼扈莽各二

人亦號大論小論都護一人曰悉編製述又有內大相曰曩論通亦曰論莽熟副相曰曩論寬零通小相曰曩論充各一人又有整事大相曰喻寒波制掣通副整事曰喻寒寬零通小整事曰喻寒波充皆任國事總號曰尚論掣通突羅地直京師西八千里距鄯善五百里勝兵數十萬國多雲電風雹積雪盛夏如中國春時山谷常冰地有寒瘧中人輒痞促而不害其贊普居跋布川或邏娑川有城郭廬舍不肯處聯毳帳以居號大拂廬容數百人其衛候嚴而牙甚隘部人處小拂廬多老壽至百餘歲者衣率氍毹以赭塗面爲好婦人辮髮而索之其器屈木而草底或氍

爲槃凝麩爲盃實羹酪并食之手捧酒漿以飲其官之章佈最上琴瑟金次之金塗銀又次之銀次之最下至銅止差大小綴臂前以辨貴賤屋皆平上高至數丈其稼有小麥青穗麥蕎麥登豆其獸犛牛名馬犬羊羴天鼠之皮可爲裘獨峯駝日馳千里其寶金銀錫銅其死葬爲冢墜塗之其吏治無文字結繩齒木爲約其刑雖小罪必抉目或刑劓以皮爲鞭扶之從喜怒無常笄其獄窟地深數丈內囚于中二三歲乃出其宴大賓客必驅犛牛使客自射乃敢饋其俗重鬼右巫事獬狴爲大神喜浮屠法習呪詛國之政事必以桑門參決多佩弓刀飲酒不得及亂婦人無

及政貴壯賤弱母拜子子倨父出入前少而後老重兵死以累世戰沒爲甲門敗懦者垂狐尾於首示辱不得列于
人拜必手据地爲犬號再揖身止居父母喪斷髮黛面墨
衣旣葬而吉其舉兵以七寸金箭爲契百里一驛有急兵
驛人臆前加銀鶻甚急鶻益多告寇舉烽其畜牧逐水草
無常所其鎧胄精良衣之周身竅兩目勁弓利刀不能甚
傷其兵法嚴而師無餽糧以鹵獲爲資每戰前隊盡死後
隊乃進其四時以來麥熟爲歲首其戲碁六博其樂吹螺擊
鼓其君臣自爲友五六人曰共命君死皆自殺以殉所服
玩乘馬皆瘞起大屋家顛樹象木爲祠所贊普與其臣歲

一小盟用羊犬猴爲牲三歲一大盟夜肴諸壇用人馬牛
驢爲牲凡牲必折足裂腸陳于前使巫告神曰渝盟者有
如牲其後有君長曰痕悉董摩董摩生陀土度陀土生揭
利失若揭利生勃弄若勃弄生詎素若詎素生論贊素論
贊生棄宗弄贊亦名棄蘇農亦號弗夜氏其爲人慷慨才
雄常驅野馬犛牛馳刺之以爲樂西域諸國共臣之太宗
貞觀八年始遣使者來朝帝遣行人馮德遐下書臨撫弄
贊聞突厥吐谷渾並得尚公主乃遣使齎幣求昏帝不許
使者還妄語曰天子遇我厚幾得公主會吐谷渾王入朝
遂不許殆有以間我乎弄贊怒率羊同共擊吐谷渾吐谷

渾不能克走青海之陰盡取其貲畜又攻党項白蘭羌破之勒兵二十萬入寇松州命使者貢全甲且言迎公主謂左右曰公主不至我且深入都督韓威輕出覘賊反爲所敗屬羌大擾皆叛以應賊乃詔吏部尚書侯君集爲行軍大總管出當彌道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出白蘭道右武衛大將軍牛進達出闊水道又領軍將軍劉蘭出洮河道並爲行軍總管率步騎五萬進討進達自松州夜鑿其營斬首千級初東寇也連歲不解其大臣請返國不聽自殺者八人至是弄贊始懼引而去以使者來謝罪固請昏許之遣大論薛祿谷贊獻黃金五千兩它寶稱是以爲聘

十五年妻以宗女文成公主詔江夏王道宗持節護送築館河源王之國弄贊率兵次栢海親迎見道宗執婿禮恭甚見中國服飾之美縮縮媿沮歸國自以其先未有昏帝女者乃爲公主築一城以夸後世遂立宮室以居公主惡國人赭面弄贊下令國中禁之自禡氊罽襲統綃爲華風遣諸豪子弟入國學習詩書又請儒者典書疏帝伐遼還使祿東贊上書曰陛下平定四方日月所照竝臣治之高麗恃遠弗率於禮天子自將度遼隳城陷陳指日凱旋雖鴈飛于天無是之速夫鷲猶鴈也臣謹治黃金爲鷲以獻其高七尺中實酒三斛二十二年右衛率府長史王玄策

使西域爲中天竺所鈔弄贊發精兵從玄策討破之來獻
俘高宗即位擢駙馬都尉西海郡王弄贊以書詔長孫無
忌曰天子初即位下有不忠者願勒兵赴國共討之并獻
金琲十五種以薦昭陵進封賓王賜餉蕃渥又請蠶種酒
人與碾磴等諸工詔許永徽初死遣使者弔祠無子立其
孫幼不事故祿東贊相其國顯慶三年獻金盃金頗羅等
復請昏未幾吐谷渾內附祿東贊怨忿率銳兵擊之而吐
谷渾大臣素和貴奔吐蕃悉以虛實故吐蕃能破其國慕
容諾曷鉢與弘化公主引殘落走涼州詔涼州都督鄭仁
泰爲清海道行軍大總管率將軍獨孤卿雲等屯涼鄯左

吐蕃使論斤琮入朝表吐谷渾罪惡請使者譙讓乃使來
請與吐谷渾平憾求赤水地牧馬不許會祿東贊死東贊
不知言而性明毅用兵有節制吐蕃倚之遂爲疆國始入
朝占對合旨太宗擢拜右衛大將軍以琅邪公主外孫妻
之祿東贊自言先臣爲聘婦不敢奉詔且贊普未謁公主
陪臣敢辭帝異其言然欲懷以恩不聽也有子曰欽陵曰
贊婆曰悉多于曰勃論祿東贊死而兄弟並當國自是歲
入邊盡破有諸羌羈縻十二州總章中議徙吐谷渾部于
涼州旁南山帝刈吐蕃之入名宰相姜恪闔立本將軍契

苾何力等議先擊吐蕃立本曰民亂未可以師何力曰吐蕃介在西極臣恐師到獸寬山伏捕討無所得至春復侵吐谷渾臣請勿救使羸吾力困而驕之一舉可滅也恪曰不然吐谷渾方衰吐蕃勇勝以衰氣拒勝兵戰必不亢不救則吐蕃王師亟助之使國幸存後且徐圖可也議不決亦不克往咸亨元年入殘羈縻十八州率于闐取龜茲

其地詔司戎大常伯同東西臺三品姜恪為涼州道行軍大總管出討會恪卒班師吐蕃遣大臣仲琮入朝仲琮少游太學頗知書帝召見問曰贊普孰與其祖賢對曰勇果善斷不逮也然勤以治國下無敢欺令主也且吐蕃居寒露之野物產寡薄烏海之陰盛夏積雪暑耗冬裘隨水草以牧寒則城處施廬帳器用不當中國萬分一但上下力議事自下因人所利而行是能久而疆也帝曰吐谷渾與吐蕃本甥舅國素和貴叛其主吐蕃任之奪其土地薛仁貴等往定慕容氏又伏擊之而寇我涼州何邪仲琮頓首曰臣奉命來獻它非所聞帝聽其答然以仲琮非用事

臣故殺其禮上元二年遣大臣論吐渾彌來請和且求與吐谷渾修好帝不聽明年攻鄯廓河芳四州殺略吏及馬牛萬計乃詔周王顯為洮州道行軍元帥率工部尚書劉審禮等十二總管以相王輪為涼州道行軍元帥率左衛大將軍契苾何力鴻臚卿蕭嗣業等軍討之二王不克行吐蕃進攻疊州破密恭丹嶺二縣又攻扶州敗守將乃高選尚書左僕射劉仁軌為洮河鎮守使久之無功吐蕃與西突厥連兵攻安西復命中書令李敬玄為洮河道行軍大總管西河鎮撫大使鄯州都督代仁軌下詔募猛士毋限籍役痕召帝自臨遣又敕益州長史李孝逸雋州都督

拓王奉益發劔南山南士先戰龍支吐蕃敗敬玄率劉審禮擊吐蕃青海上蕃禮戰沒敬玄頓承風嶺礙險不得縱吐蕃壓王師屯左領軍將軍黑齒常之率死士五百夜奔其營虜驚自相躡藉而死者甚衆乃引去敬玄僅脫帝既儒仁無遠略見諸將數敗乃博咨近臣求所以禦之之術帝曰朕未始擐甲履軍往者滅高麗百濟比歲用師中國騷然朕至今悔之今吐蕃內侵盍為我謀中書舍人劉禕之等具對須家給人足可擊也或言賊險黠不可與和或言營田嚴守便惟中書侍郎薛元超謂縱敵生患不如料兵擊之帝顧黃門侍郎來恒曰自李勣亡遂無善將恒即

言向洮河兵足以制敵但諸將不用命故無功帝殊不悟因罷議儀鳳四年贊普死子器弩悉弄立欽陵復擅政使大臣來告喪帝遣使者往會葬明堂贊婆素和貴率兵三萬攻河源屯良非川敬玄與戰湟川敗績左武衛將軍黑齒常之以精騎三千夜擣其營贊婆懼引去遂擢常之爲河源軍經略大使乃嚴烽邏開屯田虜謀稍折初劔南度茂州之西築安戎城以迓其鄙俄爲生羌導虜取之以守因并西洱河諸蠻盡臣羊同黨項諸羌其地東與松茂嶺接南極婆羅門西取四鎮北抵突厥幅員餘萬里漢魏諸戎所無也永隆元年文成公主薨遣使者弔祠又歸我陳

行焉之喪初行馬使虜論欽陵欲拜已臨以兵不爲屈留之十年及是喪還贈睦州刺史贊婆復入良非川常之擊走之武后時與蠻夷同朝賀永昌元年詔文昌右相韋待價爲安息道大總管安西大都護閣溫古副之以討吐蕃兵逗留坐死徙明年復詔文昌右相岑長倩爲武威道行軍大總管討之兵半道罷又明年大首領曷蘇率貴川部與黨項種三十萬降后以右玉鈐衛將軍張玄遇爲安撫使率兵二萬迎之次大度水吐蕃禽曷蘇去而它酋皆插又率羌蠻八千自來玄遇卽其部置葉州用皆插爲刺史刻石大度山以紀功是歲又詔右鷹揚衛將軍王孝傑爲

武威道行軍總管率西州都督唐休璟左武衛大將軍阿史那忠節擊吐蕃大破其衆復取四鎮更置安西都護府於龜茲以兵鎮守議者請廢四鎮勿有也右史崔融獻議曰戎狄爲中國患尚矣五帝三王所不臣漢以百萬衆困平城其後武帝赫然發憤甘心四夷張騫始通西域列四郡據兩關斷匈奴右臂稍稍度河湟築令居以絕南羌於是障侯亭燧出長城數千里傾府庫殫士馬行人使者歲月不絕至作皮幣筭緡法稅舟車榷酒酤夫豈不懷爲長久計然也匈奴於是孤特遠竄遂開西域置使者領護光武中興皆復內屬至於延光三絕三通太宗文皇帝踐漢

舊跡並南山抵葱嶺剖裂府鎮烟火相望吐蕃不敢內侮高宗時有司無狀棄四鎮不能有而吐蕃遂張入焉耆之西長鼓右驅踰高昌歷車師鈔常樂絕莫賀延磧以臨燉煌今孝傑一舉而取四鎮還先帝舊封若又棄之是自毀成功而破完策也夫四鎮無守胡兵必臨西域西域震則威懾南羌南羌連衡河西必危且莫賀延磧袤二千里無水草若北接虜唐兵不可度而北則伊西北延安西諸蕃悉亡議乃格於是首領勃論贊與突厥僞可汗阿史那倭子南侵與孝傑戰冷泉敗走碎葉鎮守使韓思忠破泥孰沒斯城證聖元年欽陵贊婆攻臨洮孝傑以肅邊道大總

管戰素羅汗山虜敗還又攻涼州殺都督遣使者請和約
罷四鎮兵求分十姓地武后詔通泉尉郭元振往使道與
欽陵遇元振曰東贊事朝廷誓好無窮今猥自絕歲擾邊
父通之子絕之孝乎父事之子叛之忠乎欽陵曰然然天
子許和得罷二國戍使十姓突厥四鎮各建君長俾其國
自守若何元振曰唐以十姓四鎮撫西土爲列國主道非
有它且諸部與吐蕃異久爲唐編人矣欽陵曰使者意我
規削諸部爲唐邊患邪我若貪土地財賦彼青海湟川近
戾今舍不爭何哉突厥諸部磧漠廣莽去中國遠甚安有
爭地萬里外邪且四夷唐皆臣并之雖海外地際靡不磨

滅吐蕃適獨在者徒以兄弟小心得相保耳十姓五咄陸
近安西於吐蕃遠侯斤距我裁一磧騎士騰突不易旬至
是以爲憂也烏海黃河關源與多瀉毒唐必不能入則
弱甲孱將易以爲蕃患故我欲得之非闕諸部也甘涼距
積石道二千里其廣不數百磧纔百里我若出張掖玉門
使六國春不耕秋不獲不五六年可斷其右令棄不爲亦
無虞于我矣青海之役黃仁示約和邊守不戒崔知辯徑
俟斤掠我牛羊萬計是以求之使使者固請元振固言不
可許后從之欽陵專國久常居中制事請弟皆領方面兵
而贊婆專東境幾三十年爲邊患兄弟皆才略沈雄衆憚

之器弩悉弄既長欲白得國漸不平乃與大臣論巖等圖去之欽陵方提兵居外贊普託言獵即勒兵執其親黨二千餘人殺之發使者召欽陵贊婆欽陵不受命贊普自討之未戰欽陵兵潰乃自殺左右殉而死者百餘人贊婆以所部及兄子莽布支等款塞遣羽林飛騎迎勞擢贊婆特進輔國大將軍歸德郡王莽布支左羽林大將軍安國公皆賜鐵券禮尉良厚贊婆即領部兵戍河源死贈安西大都護又遣左肅政臺御史大夫魏元忠爲隴右諸軍大總管率隴右諸軍大使唐休璟出討方虜攻涼州休璟擊之斬首二千級於是論彌薩來朝請和贊普自將萬騎攻悉

州都督陳大慈四戰皆克明年乃獻馬黃金求昏而虜屬帳皆叛贊普自討死于軍諸子爭立國人立棄隸踏贊爲贊普始七歲使者來告喪且求盟又使大臣悉董執固求昏未報會監察御史李知古建討姚州蠻削吐蕃鄉導詔發劔南募士擊之蠻酋以情輸虜殺知古尸以祭天進攻蜀漢詔靈武監軍右臺御史唐九徵爲姚嵩道討擊使率兵擊之虜以鐵組梁漾漚二水通西江蠻築城戍之九徵毀組夷城建鐵柱於滇池以勒功中宗景龍二年還其昏使或言彼來逆公主且習聞華言宜勿遣帝以中國當以信結夷狄不許明年吐蕃更遣使者納貢祖母可敦又

遣宗俄請昏帝以雍王守禮女爲金城公主妻之吐蕃遣尚贊咄名悉臘等迎公主帝念主幼賜錦繪別數萬雜伎諸工悉從給龜茲樂詔左衛大將軍楊矩持節送帝爲幸始平帳飲引羣臣及虜使者宴酒所帝悲涕獻欬爲赦始平縣罪死皆免賜民繇賦一年改縣爲金城鄉曰鳳池里曰愴別公主至吐蕃自築城以居拜矩鄯州都督吐蕃外雖和而陰銜怒卽厚餉矩請河西九曲爲公主湯沐矩表與其地九曲者水甘草良宜畜牧近與唐接自是虜益張雄易入寇玄宗開元二年其相全達延上書宰相請載盟文定境於河源丐左散騎常侍解琬泣盟帝令姚崇等報

書命琬持神龍誓往吐蕃亦遣尚欽藏御史名悉臘獻載辭未及定全達延將兵十萬寇臨洮入攻蘭渭掠監馬楊矩懼自殺有詔薛訥爲隴右防禦使與王峻等并力擊帝怒下詔自將討之會琬等戰武階斬首萬七千獲馬羊無慮二十萬又戰長子豐安軍使王海賓戰死乘之虜大敗衆奔突不能去相枕藉死洮水爲不流帝乃罷行詔紫微舍人倪若水臨按軍實戰功且弔祭戰亡士敕州縣并瘞吐蕃露齒宰相建言吐蕃本以河爲境以公主故乃橋河築城置獨山九曲二軍屯積石二百里今旣負約請毀橋復守河如約詔可遣左驍衛郎將尉遲環使吐蕃慰安公

主然小小入犯邊無閑歲於是郭知運王君奐相繼節度隴右河西以扞之吐蕃遣宗俄因子到洮水祭戰死士且請和然恃盛彊求與天子敵國語悖傲使者至臨洮詔不內金城公主上書求聽脩好且言贊普君臣欲與天子共署誓刻吐蕃又遣使者上書言孝和皇帝嘗賜盟是時唐宰相豆盧欽望魏元忠李嶠紀處訥等凡二十二人及吐蕃君臣同誓孝和皇帝崩太上皇嗣位脩睦如舊然唐宰相在誓刻者皆歿今宰相不及前約故須再盟比使論乞力等前後七輩往未蒙開許且張玄表李知古將兵侵暴甥國故違誓而戰今舅許渝贊前惡歸於大和甥旣堅定

然不重盟爲未信要待新誓也切自總國事不牽於下欲使百姓久安舅雖及和而意不專於言何益又言舅責乞力徐集兵且兵以新故相代非集也往者疆場自白水皆爲閑壤昨郭將軍屯兵而城之故甥亦城假令二國和以迎送有不通因以守境又疑與突厥骨咄祿善者舊與通聘即日舅甥如初不與交矣因奉寶瓶柁以獻帝謂昔已和親有成言尋前盟可矣不許復誓禮其使而遣且厚賜贊普自是歲朝貢不犯邊十年改小勃律國其王沒謹忙詒書北廷節度使張孝嵩曰勃律唐西門失之則西方諸國皆墮吐蕃都護圖之孝嵩聽許遣疏勒副使張思禮

以步騎四千晝夜馳與謹忙兵夾擊吐蕃死者數萬多取
鎧仗馬羊復九城故地始勃律王來朝父事帝還國置綏
遠軍以扞吐蕃故歲常戰吐蕃每曰我非利若國我假道
攻四鎮爾及是累歲不出兵於是隴右節度使王君奐請
深入取償十二年破吐蕃獻俘後二年悉諾邏兵入大斗
拔谷遂攻甘州火鄉聚王君奐勒兵避其銳不戰會大雪
吐蕃輟凍如積乃踰積石軍趨西道以歸君奐豫遣謀出
塞燒野草皆盡悉諾邏頓大非川無餘川牧馬死過半君奐
率秦州都督張景順約齊窮躡出青海西方水合師乘而
度于時虜已踰大非山留輜重疲弱須海君奐縱兵俘以

旋時中書令張說以吐蕃出入數十年勝負略相當其涼
河鄯之人奉調發困甚願聽其和帝方寵君奐不聽未幾
悉諾邏恭祿燭龍莽布支入陷瓜州毀其城執刺史田元
獻及君奐父遂攻玉門軍圍常樂不能拔回寇安西副都
護趙頤自擊却之會君奐為回紇所殺功不遂帝乃用蕭
嵩為河西節度使左金吾將軍張守珪瓜州刺史復城之
嵩縱反間殺悉諾邏恭祿明年大將悉末朗攻瓜州守珪
擊走之鄯州都督張志亮又戰青海西破大莫門城焚橐
它橋隴右節度使杜賓客以驍弩四千射虜破之祁連城
下斬副將一上級五千首虜貳萬而走山又明年守珪率

伊沙等州兵破虜大同軍又信安王禕出隴西拔石堡城
即之置振武軍獻俘於廟帝以書賜將軍裴旻曰敢有掩
戰功不及賞者士自陳將吏皆斬戰有逗留舉隊如軍法
能禽其王者授大將軍於是士益奮吐蕃令曩骨委書塞
下言論莽熱論泣熱皆萬人將以贊普命謝都督刺史二
國有舅甥好昨弥不羗元党項交搆二國故失懽此不聽
唐亦不應聽都督遣腹心吏與曩骨還議盟事曩骨猶千
牛官也於是忠王友皇甫惟明並言約和便帝曰贊普向
上書悖慢朕必滅之母議和惟明曰昔贊普幼是必邊將
好功之人爲之以激怒陛下且二國交惡必興師師興則

隱盜時利詐功級希陛下過賞以甘心焉今河西隴右實
耗力窮陛下幸詔金城公主許贊普約以紓邊患息民之
上策也帝采其言敕惟明及中人張元方往聘以書賜公
主惟明見贊普言天子意贊普大喜因悉出貞觀以來書
詔示惟明厚饋獻使名悉臘隨使者入朝奉表言甥先帝
舅顯親也曩爲張玄表李知古交關遂成大釁甥以文成
金城公主敢失禮乎特以冲幼枉爲邊將讒亂如蒙澄亮
死且萬足千萬歲不敢先負盟且獻惟實使者至帝御前
殿列羽林仗內之悉臘署通華文旣宴與語禮甚厚賜紫
服金魚悉臘受服辭去曰國無是不敢當帝遣御史大夫

崔琳報聘吐蕃又請交馬於赤嶺互市於甘松嶺宰相裴
亮庭曰甘松中國阻不如許赤嶺乃聽以赤嶺為界表以
大碑刻約其上又請五經敕秘書寫賜并遣工部尚書李
暉往聘賜物萬計吐蕃遣使謝且言唐吐蕃皆大國今約
和為久長計恐邊吏有妄意者請以使人對相曉敕令昭
然具知帝又令金吾將軍李佺監赤嶺樹碑詔張守珪與
將軍李行禕吐蕃使者莽布支分諭劍南河西州縣曰自
今二國和好無相侵暴乃使悉諾勃海納貢并以幣器編
遺執政明年上寶器數百具制治詭殊詔置提象門示羣
臣其後吐蕃西擊勃律勃律告悉帝喻令罷兵不聽卒殘

其國於是崔希逸為河西節度使鎮涼州故時疆畔皆樹
壁守捉希逸謂虜戍將乞力徐曰兩國約好而守備不廢
云何請皆罷以便人乞力徐曰公忠誠無不可恐朝廷未
皆信脫掩吾不備其可悔希逸固邀乃許即共刑白犬盟
而後悉撤障壁虜畜牧被野明年僉史孫誨奏事妄言虜
無備可取也帝采之詔內豎趙惠琮共往按狀小人欲徼
幸至涼州因共矯詔詔希逸發兵襲破吐蕃青海上斬獲
不貲乞力徐遁走吐蕃恚不朝二十六年大入河西希逸
拒破之鄯州都督杜希望又按新城更號威戎軍希逸顧
失信悒悒悵悵召拜河南尹既而與惠琮俱見犬崇疑而

死誨亦及它誅蕭昊代爲河西節度留後杜希望隴右節度留後王昱劔南節度使分道經略碎赤嶺碑希望發鄯州兵奪虜河橋並河築鹽泉城號鎮西軍破吐蕃兵三萬昱以劔南兵入攻安戎城築二小壘左右之兵次蓬婆嶺輸劔南粟餉軍吐蕃悉銳來救昱大敗小壘皆沒士死凡數萬昱貪妄非將選故敗貶死高要明年吐蕃攻白草安人軍詔臨洮朔方分援虜絕臨洮道白水軍使高東于拒守虜引去昊遣將追尾有雲出軍上白兔舞大破吐蕃昱之敗以張宥代節度劔南以章仇兼瓊爲益州司馬宥文吏不知兵委事兼瓊兼瓊因得人奏天子果其議拔兼瓊

代宥節度兼瓊謀誘吐蕃安戎城主爲應導官軍入盡殺虜戍以監察御史許遠守之吐蕃圍安戎絕水泉會石裂泉湧虜驚引去復攻維州不得志詔乃改安戎曰平戎云是歲金城公主薨明年爲癸亥吐蕃使者朝因請和不許虜乃悉衆四十萬攻承風堡抵河源軍西入長寧橋安仁軍渾崖烽騎將臧希液以銳兵五千破之吐蕃又襲廓州敗一縣屠吏人攻振武軍石堡城蓋嘉運不能守天寶元年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破虜大嶺軍戰青海破莽布支斬首三萬級明年破洪濟城戰石堡不克副將諸葛誦死之又明年惟明破虜獻俘京師帝以哥舒翰節度隴右翰

攻拔石堡更號神武軍又禽其相兀論樣郭十載安西節
度使高仙芝俘大酋以獻是時吐蕃與蠻閣羅鳳聯兵攻
瀘南劍南節度使楊國忠方以姦罔上自言破蠻衆六萬
於雲南拔故洪州等三城獻俘口哥舒翰破洪濟大莫門
諸城收九曲故地列郡縣實天寶十二載於是置神策軍
於臨洮西澆河郡於積石西及宛秀軍以實河曲後二年
蘇毗子悉諾邏來降封懷義王賜姓李氏蘇毗彊部也是
歲贊普乞黎蘇籠臘贊死子渚悉籠臘贊嗣遣使者修好
詔京兆少尹崔光遠持節齎冊弔祠還而安祿山亂哥舒
翰悉河隴兵東守潼關而諸將各以所鎮兵討難始號行

營邊候空虛故吐蕃得乘隙暴掠至德初取蘄州及威武
等諸城入屯石堡其明年使使來請討賊且修好肅宗遣
給事中南巨川報聘然歲內侵取廓霸岷等州及河源莫
門軍使數來請和帝雖審其譎姑務紓患及詔宰相郭子
儀蕭華裴遵慶等與盟寶應元年陷臨洮取秦成渭等州
明年使散騎常侍李之芳太子左庶子崔倫往聘吐蕃留
不遣破西山合水城明年入大震關取蘭河鄯洮等州於
是隴右地盡了進圍涇州入之降刺史高暉又破汾州入
奉天副元帥郭子儀禦之吐蕃以吐谷渾党項兵二十萬
東畧武功渭北行營將呂日將戰蓋屋西破之又戰終南

口將走代宗幸陝子儀退趨商州高暉導虜入長安立廣武王承宏爲帝改元擅作赦令署官吏衣冠皆南奔荆襄或逋棲山谷亂兵因相攘鈔道路梗閉光祿卿殷仲卿率千人壁藍田選二百騎度滻或給虜曰郭令公軍且來吐蕃大震會少將王甫與惡少年伐鼓譟苑中虜驚夜引去子儀入長安高暉東奔至潼關守將李日越殺之吐蕃留京師十五日乃走天子還京吐蕃退圍鳳翔節度使孫志直拒守鎮西節度使馬璘以千騎戰卻之吐蕃屯原會成渭間自如也是歲南入松維保等州及雲山新籠城明年還使人李之芳等劍南嚴武破吐蕃南鄙兵七萬拔當狗

城會僕固懷恩反自靈武遣其將范志誠任敷合吐蕃吐谷渾兵攻邠州白孝德郭希嬰壘守乃入居奉天西子儀入奉天按軍不戰郭晞以銳士夜擣其營斬首數千級奪馬五百取四將吐蕃引去是時嚴武拔鹽州又戰西山取其衆八萬虜圍涼州河西節度使楊志烈不能守跳保甘州而涼州亡未泰元年吐蕃請和詔宰相元載杜鴻漸與虜使者同盟懷恩不得志導虜與回紇党項羌渾奴刺犯邊吐蕃大會尚結息贊摩尚息東贊將衆二十萬至醴泉奉天邠將白孝德不能亢任敷以兵畧鳳翔蓋屋於是京師戒嚴朔方兵馬使渾日達孫守亮屯奉天詔子儀以河

中兵屯涇陽承志臣屯東渭橋李光進屯雲陽馬璘郝廷
玉屯便橋路奉先李自越屯整屋李抱玉屯鳳翔周智元
屯同州杜冕屯坊州天子自率六軍屯于苑吐蕃逼奉天
日進以單騎馳之士二百踵進左右擊刺射皆應弦仆虜
大驚辟易日進扶虜一將躍出舉軍望而譟士還無一矢
著身者明日虜薄城日進發機石勁弩故兵多死凡三日
虜斂軍入壁日進知虜曲折即夜斫其營斬千餘級生禽
五百又戰馬嵬凡七日破賊萬人斬首五千獲馬橐它幟
械甚衆帝欲自討賊下詔大搜馬京師始置團練都人震
懼鑿垣亡去者十八詔中人戶都門不能止吐蕃游騎四

百畧武功鎮西節度使馬璘使健士五千擊之殲士氣益
奮虜徙營九變之陰掠醴泉居人數萬焚室廬田皆赤地
周智光與虜戰澄城破之吐蕃至邠北復與回紇合還攻
奉天抵馬嵬任敷以兵五千掠白水殘同州於是城中渭
橋鄠以屯兵會懷恩死虜謀無主遂與回紇爭長回紇怒
詣子儀請擊吐蕃自效子儀許之使白元光合兵攻吐蕃
於靈臺西大破之降僕固名臣帝乃班師

唐書吐蕃列傳第一百四十一上

皇清傳三十四

皇清傳三十四

皇清傳三十四

皇清傳三十四

皇清傳三十四

皇清傳三十四

皇清傳三十四

皇清傳三十四

